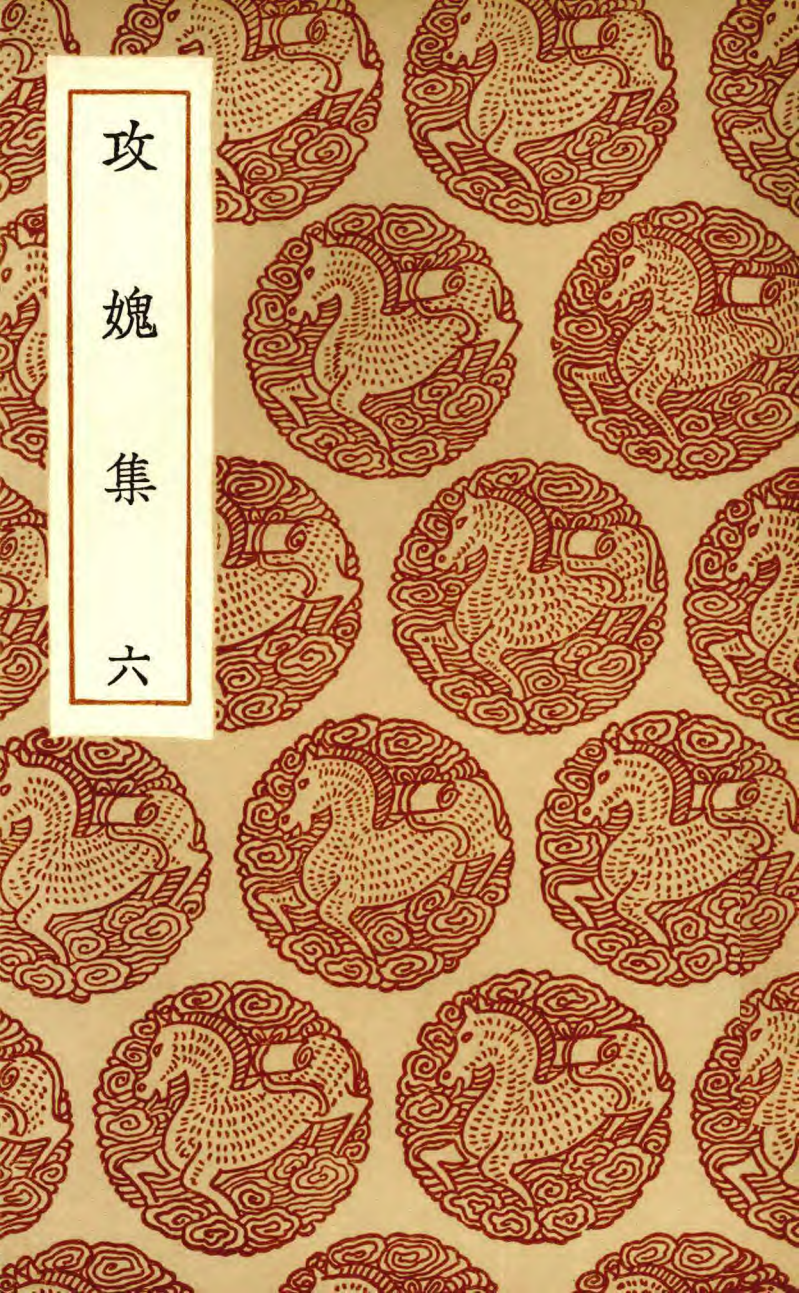


攻
媿
集
六





攻 媿 集
(六)

樓 論 撰

攻媿集卷二十七

奏議四 奏案

繳泉州吳淨黨罪案

臣比緣承乏暫攝西掖刑房之事職所當書人命所繫尤當加謹嘗攷近歲所斷過四百餘人非不欲求以生之而奏案所言愚民犯法多其自取不敢輕有論奏臣聞之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者常也殺人者死法之常也殺人而不死是失之不常也聖人初無意于庇有罪之人而使死者銜冤也特以罪有可疑者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其無辜不殺則失之不常寧失之而不忍其不辜而死也國家列聖仁厚凡大辟刑名疑慮情理可憫皆許奏裁率從寬貸國祚靈長此其大者竊詳泉州百姓吳淨黨之事本州見以疑慮具奏以臣觀之亦幾于可憫者矣臣請舉其大略而言之吳淨黨雖非良善之人然其所犯止因已醉而求酒既無殺人之心又初不操殺人之器許應遂惡其穢語先以木扁擔趕打案中明稱淨黨勢迫見有木柄鐵齒爬掣急把起爬掣以枕背打許應遂額中心一下血出倒地再以爬掣木枕背打左邊肋下虛處扇骨上一下傷重于辜限內身死爬掣既非殺人之具又當夜分之時穢語初無切害許應遂先以木扁擔趕打偶有爬掣而取擊之止于二下遂致重傷原其本心非

是兇惡、實之死地、罪有可疑、欲望聖慈體大舜惟輕之仁、廣列聖好生之德、矜愚民之無知、察所犯之非故、特下刑寺、重別定斷、儻蒙寬貸、亦必杖脊配流、或加遠惡、足以償死者之冤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小貼子、臣詳考本州奏案、許應遂被打之時、妻阿會、弟許應明、同蘇穗奴扶策、許應遂于煮糖竈前坐、向火炙救、蘇穗奴等依舊打糖、則可見當時亦不以爲重傷、況本州具奏有云、原其所犯、本無殺意、若便行正斷、竊恐不中、有此疑慮、檢準淳熙敕大辟刑名疑慮奏裁、則是本州亦以爲疑、竊恐難以正斷、伏祈審照、

繳刑部劄子

初數大夫守宗正少卿兼權刑部侍郎鄭汝諧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依、

臣竊見在法大辟情法相當之人、合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有刑名疑慮、情理可憫、屍不經、驗殺人無證見、四者皆許奏裁、此本朝累聖仁厚之至、紹興以來、凡奏裁者必貸、見今所行、屍不經、驗、殺人無證、佐而奏案中、情理分明者、皆自依斷、必委提刑親臨、察其無冤、而後處決、不以其奏裁而幸免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憫者、又皆詳酌罪犯、或貸或不貸、亦非盡從輕典也、年來死罪日報、思欲澄源正本、以幾刑措、而未有以爲策、今忽奉前項指揮、臣再三細繹、雖是申嚴舊法、欲革淹延之弊、深恐未易施行、敢因其言、條列如後、

一謂州郡之吏、慮申提刑司、未免有賄賂之費、徑以聞之于朝廷、提刑司亦利其安靜無事、不惟不復詰問、間有申詳覆者、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臣竊以爲未然、提刑以提點一路刑獄爲職、州郡詳覆、而本司

之吏利于受賄。此當責之提刑。非法之弊也。當有以禁止之。豈可縱而不問。若以爲提刑司之吏利于詳覆之有得。則所謂利其安靜。間有詳覆。亦疏下州郡。使之奏聞者。官耶吏耶。以爲吏。則彼方利詳覆之財賄。而疏下者非其所利也。以爲官。則亦當以此責之。提刑別議申飭可也。

一謂刑名初無疑慮。情理初無可憫。類皆飾爲辭說。而以數百幅之案牘。上千九重之聽覽。中書之務不清。都司之事日積。刑部疲于擬議。棘寺困于約法。臣竊以爲未然。初無疑慮可憫。飾爲辭說者。蓋有之矣。然求之于古。用刑之際。寧過于詳。毋過于簡。故王制曰。成獄辭。史以告于正。正以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以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復以告于王。王三又。然後制刑。蓋如此其詳。唐制諸州斷死罪。雖非疑慮。各三覆奏。亦不以爲繁也。今奏案之上九重。亦惟以視其成而已。中書之務不清。恐不專爲此。若都司刑部棘寺。則職專在此。爲此言者。恐未免于憚煩之譏。

一謂諸州囚禁。以候奏案之下。淹延日久。其間證佐牽聯之人。或監或繫。多有死于疾病飢餓者。豈不傷聖世欽恤之仁。而上奸天地至和之氣。臣以爲此論誠美矣。奏案之稽留以至淹延。誠爲大患。是當別議措置。如此令一行。州郡承風觀望。鍛鍊周內。或至移情就法。苟免駁糾。徑從詳覆處斷。鮮以上聞。殺人愈多。傷欽恤之仁。奸至和之氣。必有甚于今日。兼恐囚無生路。翻異愈繁。淹延愈甚。囚繫愈多矣。

一謂欲乞明降指揮。應諸州不當奏之事而輒奏者。其當職官吏。悉坐不應奏而奏之法。朝廷知其難行。旣以貼去而改之云。今後應諸州軍勘鞠公事。如罪犯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其有情法相當。

所犯初無疑慮者。令徑申提刑司詳覆。斷遣施行。臣以爲議者固以必不可行。而改者亦未應如此行下。蓋二者自有見行條法。不待申言。言之先後。意有重輕。必欲申嚴。若曰情法相當者。申提刑司詳覆。依法斷遣。其委有疑惑。情理可憫者。方許奏裁。則其辭尙緩。或別議戒諭。則可。若今所降。臣愚實恐州郡妄希風旨。奏裁之案日少。詳覆而斷者益衆。雖都司刑寺之事簡。而殺人愈多。此臣所以寒心也。

一謂。自此敢有違戾者。必罰無赦。又小貼子內稱。間有將賊贓低估價錢。止作四貫七八百文。以應贓不滿之條。若此等類。乞今後許從刑部點對。將官吏取旨施行。臣竊以爲尤非也。漢景帝之詔曰。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政。恐人之畏罪而不讞。故以此誘之。今而曰必罰無赦。則誰敢讞乎。近蓋嘗以讞之不當而罰檢法之官。論者固已深慮。而況此明禁之乎。低估價錢者。取旨施行。則今後必多贓滿之人。尤非臣所敢聞也。竊觀自古書傳所載。惟務寬宥。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類。不一而足。矧祖宗以來。惟恐有司不以冤獄上聞。大中祥符六年。眞宗以外郡斷獄有疑。及情理可憫者。避大理駁糾。不卽申奏。詔令申提點刑獄官覆實具案。附驛以奏聞。付大理寺詳覆取旨。天聖四年。仁宗詔。自今大辟案。情理可憫。而刑名疑慮者。更不申提點刑獄官。竝具案聞奏。如無枉濫情弊。更不駁勘。未聞有使之不讞者也。

右前件所陳上瀆天聽。罪在不赦。竊以爲今日斷獄。既未有澄源正本長策。使斯民之無犯。莫若且仍舊貫。無事改作。深恐講之未詳。反致已甚。拳拳納忠。不敢愛身。臣非好爲立異。利害所在。職所當言。不容緘

默伏望聖慈詳察。寢能上件指揮。實爲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皇后宅恩澤

李孝純等奏合得恩澤一十八名。尙有八名乞依安恭皇后宅體例施行。

臣仰惟皇后母儀天下。所得恩數。自有故事。然司封格法。但載大禮。恩澤數目。其冊寶推恩。止係特降指揮。大率國家循例等事。有其舉之。莫可廢也。有其廢之。莫可舉也。皇后冊寶親屬推恩。舊得二十五人。隆興二年。因臣寮申請。特減七人。此安恭皇后之例也。至淳熙三年。壽成皇后自以別無承受之人。于十八人中。又乞減省。遂又減八人。紹興元年。皇后受冊。先得旨。應照淳熙三年以前條例。及有司別具前後體例以聞。得旨與十人。仰見陛下遵守家法。莫敢舉之之意。今因李孝純等陳乞。卻復八人。雖比之舊制。仍少七人。正合安恭皇后之例。然已經淳熙三年減作十名。及紹興元年特旨裁定。而今日又復增添。在陛下崇尚恭儉之時。不宜有此。如聖意以李氏三位子孫數多。俯循其請。乞降睿旨。所添八人。止許奏本宗親。如此。則既不失恩厚。又有撙節。不致汎溢已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林大中辭免權吏部侍郎除直寶文閣與郡

同給事中尤袤。

臣等聞之。蘇軾上書于神宗。其論存紀綱曰。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又曰。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奮揚。風采消委之餘。卽豪傑有所不能振起。此天下之至論也。仰惟陛下隆寬盡下。和顏受

言而臺諫之臣相繼去國者已多。侍御史林大中任言責者三年餘矣。最蒙眷注。言聽諫行。前因論事除吏部侍郎。雖去言職。遂正從班。人皆以爲陛下賞之也。辭免一再。除職與郡。大中以書生起家。陛下拔擢至此。在大中之分足矣。而臣等猶敢有言者。非爲一大中也。爲臺諫事體惜也。非止爲臺諫事體也。爲國家惜紀綱之地也。大中論一少卿。亦不知所言之詳。而同日與郡。陛下旣以爲權侍臣矣。而僅一直寶文閣。天下傳聞。必以爲朝廷以言罪人。乃與所論之人俱坐汰斥。實傷國體。且虧仁厚之政。近年臺諫風采日消。正賴陛下主張。使之振作。以強主威。以尊朝廷。以讐姦邪。以沮僥倖。言脫于口。應之如響。中外竦動。紀綱自張。不然。則所損甚多。來者亦不可爲矣。公議皆賴陛下選大中言職。或留之論思。獻納之班。度今事勢。大中義難復留。敢望聖慈。念祖宗之深意。鑒蘇軾之至論。詳察事體。無令言者與被論者同日而去。施行稍有次第。使得從容引退。優禮以遣之。養臣下敢言之氣。全國家退臣之禮。猶足以示四方。儆陛下慨然感悟。曲留其行。則臣等幸甚。過望。士大夫咸悅奮勵。孰不思罄竭以圖報哉。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行書讀。

繳皇后宅門客親屬補官

皇后歸謁家廟。親屬推恩數內。門客將孝曾。親屬張季詵。霍淵。霍溥。白身補官。

臣比者以李孝純等陳乞還給皇后恩澤八名。嘗具繳奏。乞將所添八名止。許奏本宗親奉御筆特與書行。臣伏而思之。雖比之壽成皇后。添此八人。然正合安恭皇后之例。臣亦不敢固執。卽已施行。近者伏覩皇后歸謁家廟一行。推恩給事中論駁。蒙陛下曲從其言。仰見聖主化由近始。中宮以義制私。朝政清明。

中外悅服。近來親屬推恩。雖人數比舊爲多。然出自宸斷。裁節橫恩。大率略盡。臣輩尙復何言。仰惟陛下從善如流。千載一遇。詎敢失職。以負聖明。如李孝純孝友轉行右武郎。臣亦不復論列。命婦加封。親屬轉官。悉當書行。惟是門客蔣孝曾。白身補將仕郎。親屬張景誥。霍淵。霍溥。白身補承信郎。求之故事。既無比。例比之衆人。最爲太優。蓋白身補官。豈是細事。官冗已甚。不應開此倖門。前此止以李氏子孫親屬衆多。特旨放行恩澤。張景誥。霍淵。霍溥。既是親屬。卽合于所添八名恩澤內補官。庶免又于十八名之外。別添三人。反過安恭皇后之例。若門客則無補官之例。尤不當僥冒補授。欲望睿旨令親屬三人于所添八名內。奏補。仍追寢蔣孝曾補將仕郎指揮。或與免文解一次。實爲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攻媿集卷二十八

奏議

四拔
奏議

繳潘景珪差知平江府

臣仰惟陛下不忘簪橐之舊。念景珪家食之久。授以大藩。本無不可。兼景珪屢試劇郡。節用明法。亦未嘗有害于民。惟是近歲。游致煩言。倍費君上保全之賜。王畿輔邦。吳門最大。而起于散地。而遽得之。必至公論籍籍。恐非所以愛之也。士大夫苟無大過。清朝不忍終棄。矧如景珪。付以一州。自可辦治。而臣猶以爲言。蓋恐未允公議。終難區處。欲望聖慈改畀以次州郡。俟其治績稍見。以序陞遷。不過少遲歲月。人亦無得而言。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劉煒監司差遣

聖旨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

臣與劉煒初不相聞知。第聞其爲人頗有志于事功。故朝廷任以邊郡。權爲淮漕。然以前年禁私鐵錢之事觀之。則知其人非善于處事者也。兩淮鐵錢私鑄太甚。浸淫入于內郡。合行措置禁戢。人雖以爲私憂。然無敢以身任其事者。朝廷以衆言下之漕司。煒自任其事。故一以委之。然而慮之不審。處之不詳。行一切之令。而欲去積年之弊。當時公私兵民行商坐賈。雖貧富多寡之不同。苟蓄一錢。則望一錢之用。而煒

爲之太遽。徒以片紙出令。使盡失其平。一路騷然。無不怨憤愁苦。其不致生事者。特天幸耳。是後倍費朝廷調護。爲之遣使。爲之集議。始則降官會。終則給交子。紛紜久之。中外寒心。僅得少定。至今追咎未已。猶未有以爲經久之計。識者方且憂之。雖得私錢粗息。所傷已多。是何異拔小兒之齒。齒雖得脫。而兒殆矣。如此處事。誰則不能。若非朝廷改圖。幾無以善其後。方是時。煒亦倉皇無策。幸而罷歸。得以苟免。尙足以爲功乎。陛下若念其爲國任事。其志可憐。前日之擾。非始謀所及。不忍廢棄。則可耳。今忽有旨。以其首議禁戢私錢。今已見效。依舊與監司差遣。若反以爲功而賞之者。誠恐此命一出。必致大駭物論。亦無以謝淮甸之人。臣雖甚愚。知其必不可行。故不敢以仇怨爲憚。冒昧奏陳。欲望睿慈寢罷上件指揮。少俟事體平息。錄之未晚。臣數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原貸。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陳峴差知靖江府

臣竊惟國家之待士大夫亦厚矣。雖有過愆。陷于罪籍。未嘗終棄。遲以歲月。多技拭而用之。此朝廷之至恩也。然亦當視其人之如何。彼雖有廢放之歎。我則有民社之重。平時旣無善狀。而又貪黷太甚者。自不應復以民社畀之。而況帥藩乎。峴之處家。醜聲甚彰。棄妻之訟。人憤其冤。峴之居官。汙聲尤著。帥蜀之跡。最不可揜。前後章疏。指陳實事。臣不敢復論。頃除鄂渚。守臣公議。尙且不容。隨卽寢罷。桂林重鎮。控制南方。非有才具。不足以應事機。非有廉節。不足以服遠民。其可使峴居之乎。閒廢雖久。衆尙斷斷。臣若不言。亦必有論之者。欲望聖聰寢新命于未行之時。別選良牧。以鎮撫二十五州之民庶。使士夫知畏公議。所

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

臣伏見四月二十七日鄭汝諧除權吏部侍郎。二十八日給事中黃裳繳奏。五月二日黃裳除兵部侍郎。于是汝諧與裳俱不就職。因仍不決。遂至踰月。臣下罔測聖意所在。今三月三日始有前項指揮。臣竊惟給舍臺諫紀綱風采日以振作。則朝廷益尊。浸以消弭。則廉陞陵夷。蓋紀綱者陛下之紀綱。風采者國家之風采。必賴陛下主張。然後可爲。故自來中外之臣所以畏朝廷者以其有給舍臺諫也。所以畏給舍臺諫者蓋以尊朝廷也。故非才而得美官。無故而求橫恩者皆惴惴然不敢自安。始則曰給舍肯放過否。一聞臺諫奏事。則又曰不至及我否。累朝以來務謹重此選。使人不肅而嚴。蓋未有如今日不振者也。況所貴于士夫者爲其能存廉恥侍從之官。又士大夫所屬望以爲表率也。小大之臣一聞給舍臺諫語及姓名不當辨說是非。即合奉身而去。脫有不當公論固存。不惟伸言者之氣。正以增朝廷之嚴。臣不敢更引古義。只以近事明之。淳熙二年莫濟以祕書監兼權中書舍人。因司諫湯彥邦論韓彥古職名事。後有貼黃云。初除職名。後省失于繳駁。莫濟自念前在後省曾經書行。皇恐引咎。即求補外。壽皇謂輔臣曰。濟何故求去。輔臣以實對。壽皇即取入文字。揭取貼黃。而後付出。濟終不敢復留。壽皇亦聽其去。人皆以濟爲賢。而服壽皇之重言路也。是時習熟見聞。亦不以爲異事。近日一二士夫明見臺諫推彈。乃敢睥睨復留名爲引退。實有覬望強愎之氣。反出言路之上。曰喪廉恥。取笑朝野。不得已而後去。言者又與之俱。是以

風采摧頽無復氣燄。汝諧士人也。一聞裳有繳駁。卽已出城待命。一再入奏。力求外補。固已深知事體不復可留。陛下雖使就職。汝諧必畏公議。不敢效尤。彼莫濟初無姓名在白簡中。推迹其故。猶自引去。矧汝諧親爲黃裳繳論。何顏復就從列。黃裳已蒙陛下眷留。臣不敢復論。然終以不得其言。而奪封駁之職矣。而汝諧秋毫不動。儼然居職。事理顛倒。公論不平。亦何以表率朝列。宣示中外。流傳四方。重取譏訕。雖欲以職事自見。亦無以爲容矣。臣愚欲望睿慈重紀綱風采之地。全士夫廉恥之道。許其補外。以正事之體度。汝諧未敢就職。必再辭免而從之。則陛下退人以禮。汝諧處身有義。君臣之間。頗爲得體。實天下幸甚。臣誠不肖。攝事西掖。泯默憤懣。寢食不安。正以事未經申。不敢論奏。今而不言。則爲失職。是敢不避斧鉞。冒貢愚忠。伏惟陛下深察。早賜處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二狀

臣今月初三日準錄黃。鄭汝諧曰不赴部供職。初四日嘗具奏繳。至今未蒙處分。初七日再準錄黃。鄭汝諧辭免。乞祠祿或一郡奉御筆依已降指揮供職。臣么麼攝承西掖。以論駁爲職。言語拙訥。不足以動天聽。汝諧之奏旣勤。陛下親灑宸翰。必是已蒙省覽。其言曰自叨除命之後。凡三遭省官論奏。其意不過欲正國家之事體。而存給舍之紀綱。是其言可聽者一也。又曰論事者罷。被論者留。不惟事體不順。而紀綱幾于盡廢。是其言可聽者二也。又曰自始被命至今已四十日矣。有合區處施行之事。不爲不多。乃以小除日。閱日已久。何必留臣。以啓多事之原。是其言可聽者三也。其說皆與臣言暗合。以此猶知人情本

不相遠。此天下之公言也。況黃裳一經繳奏。陛下察其難以竝在從列。故處以王府舊職。而汝諧之命。謝深甫繳之。臣又論之矣。汝諧必知難以竝立。深甫與臣。又當如黃裳之引去。自此一有論奏。則先危其身。向來猶得與之俱去。去非臣子之所憚。與之俱去。事已可駭。今則論事者罷。被論者留。臺諫給舍。不復可爲。雖具其官。而職盡廢。其何以爲國乎。陛下若徇其請。付以外郡。以靖朝列。在陛下一舉手之頃耳。朝廷則可以正紀綱。振風采。汝諧則可以全去就。知廉恥。上下兩得之矣。近來事緒日出。論駁日至。煩瀆聖聽。皆非得已。陛下本務安靜。而滋益多事。臣愚不避萬死。伏望聖慈。採之公論。付之無心。刻印銷印。惟是之從。使朝廷肅然。是非別白。實爲幸甚。不然。恐紛紛未已。徒駭觀聽。無益也。所有鄭汝諧供職指揮。此特其一爾。欲望先賜宸斷。俯從所乞。他日如欲用之。亦未爲晚。上項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鄭汝諧第三狀

臣備數左史。誤蒙聖恩。兼攝西掖。比因鄭汝諧除吏部侍郎。曾經給舍繳奏之後。得旨令日下供職。繼又準御筆批汝諧乞祠劄子。臣兩具繳奏。未承處分。又蒙宣諭書行。臣以愚憊固執。不敢奉詔。伏念臣以么麼小臣。區區抗論。實非有他。正爲朝廷維持紀綱。庶幾後省猶有官守。然自知荒陋之文。不足以立雷霆之下。朝夕俟命。靡遑寧處。今茲再降指揮。仰窺聖意。以汝諧爲有才。故排羣議而用之。萬鈞勢重。罪無可逃。三諫不從。臣可以去。不敢更有繳奏。但以上件錄黃。難以書行。臣亦無顏復玷朝列。謹具奏聞。見今居家俟命。伏望聖慈。將臣早賜罷黜。庶免久妨賢路。冒犯宸嚴。臣下情無任惶懼戰慄之至。所有錄黃。臣未

敢書行。

繳給還陳源產業什物告劄

臣竊惟陳源近除內侍省押班。後有繳奏。蒙陛下採納。雖許其趨走于禁中。而外廷之議獲伸。告命不給。俸祿不支。仰見皇明洞燭。足使近習屏氣。今來忽有指揮給還物產。臣亟取會數目。除追納及賣過外。所餘不多。若不必深較。然事體所關。則有不可。陳源罪惡貫盈。死有餘辜。幸蒙寬宥。復備使令。陛下旣已伸外廷之議。而復還其已沒之物產。則賞罰近于無章矣。且其前後賜賚。及其侵盜。其數不貲。今其餘田產。不滿萬緡。雜物稱是。又多不可售之物。舉以與之。豈惟不足以示恩。適所以啓寵納侮。且小人無厭之求。其勢未必遽止。臣愚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以絕姦萌。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封樁庫取金銀

臣竊惟祖宗置內藏庫。蓋以乘輿服用之餘。別儲以備邊費。壽皇置封樁庫。亦欲蓄于無事之時。以爲有事之用。非若前代瓊林大盈。專以爲私藏而輕費也。故累朝惟聞時出內藏以補有司之不給。借用或至百萬。償還不足。往往貲之。未嘗無故反取外帑以實之也。高宗皇帝嘗曰。祖宗儲積內帑。本以備邊陲緩急之用。此眞陛下所當取法也。今日比祖宗時。事力不及十之三四。專仰東南以立國。取已竭澤矣。州縣困乏。田里憔悴。重以去年水旱。所在饑荒。江上流殍盈路。往來皆能言之。聖慈力加賑恤。所濟無幾。二麥未熟。可爲寒心。當今別無生財之道。惟賴陛下身履恭儉。愛惜財用。禁戢貪暴。檢柅姦弊。尤恐不給。而竊

聞內庭宴飲無時。費用無度。內帑所積。支用不貲。既不領于有司。無從知其虛實。然觀屢降指揮。多取椿錢物。則所謂當亦不妄。臣職分戶房。每見宣取數多。實爲驚懼。蓋今日民財竭盡。既不在民。則當在官。而經費既不可減。用之又如此不節。封樁家計所儲。正自不多。若如此支用。又將竭矣。內帑既虛。封樁又竭。國將奈何。古者無三年之蓄。猶曰國非其國。而況虛竭如此。豈細故哉。臣職當論奏。正以每降指揮。必以恭奉三宮爲名。故臣子不敢有言。然而外議籍籍。謂所取之錢。多爲內廷浮費。不過支散樂工。賜予近幸。日甚一日。如此以江海實漏卮。山林供野燒。豈有紀極哉。州縣上煎下迫。不惟民不堪命。吏不得息。縣既不可爲。州亦無少寬。監司例被督責。版曹日憂不足。椎剝疲民。取其膏血。百十之逋。動遭鞭撻。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豈不可痛哉。今月十三日。連有兩項錄黃。其一曰。令封樁庫支銀八萬兩。會子二十萬貫。赴內藏庫供納。恭奉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使用。陛下自正月一日行慶壽禮之後。至今未曾再駕。內外方日夜望鳴蹕之行。既欲以錢糧爲恭請之用。臣敢不書行。又一日得旨。令于封樁庫取金二萬兩。銀五萬兩。內藏庫送納。此項實爲無名之費。一日兩指揮。前者則爲奉重親之用。猶爲有名。如後一項。則爲不可。府庫陛下之府庫。微臣安敢方命。誠願聖慈惻然興念。毋以生民膏血供無涯之費。以固邦本。以保宗社。夫二萬之金。五萬之銀。在陛下富貴之極。視之若不多。以民間計之。不知爲中人幾家之產。細民幾萬之資。州縣取之于民。不知用多少筭箠。竭多少資產。輟多少衣食。而後得此。故拳拳爲陛下言之。望俯鑒愚衷。收還詔旨。務爲節儉。以益聖德。以寬民力。實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

書行。

繳萬鐘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

臣仰惟陛下卽位以來求賢是急收召人物布滿班行是以政事雖有闕遺而紀綱不致墮紊茲忽聞萬鐘爲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人已甚駭臣尤不遑鐘之爲人臣所深識性資浮薄舉止輕儇少有不檢之名老無自艾之意世居京邑日偶賤倡至今市井之間咸知姓字凡曰縉紳之彥鮮與交游重玷臺評難逃物議頃方屏處俄報召還何緣受知不使置散言者強顏就職固已可羞鐘乃先期入朝如恐不及復居卿列尙曰舊人謬廁從班實汙清選但工諧諂何以當吏筆之嚴僅習歌調何以代王言之重斷然不可衆所共知豈微臣視樊噲恥與爲伍將有正士問元稹適從何來若陛下必用萬鐘則孤蹤謹避三舍議已出口安可同寅詞不逮心始陳大概敢祈睿斷亟寢誤恩況茲西掖之司下房最冗身當衆怨力拒糾封今欲使斯人在官是先與羣小爲地亟伸繳奏仰冀聽從重于天威恭俟嚴譴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政媿集卷二十九

奏議

項圖
憲旨

繳馮輔之等轉官

改易製造頭冠法服等。並皆精緻。幹辦御藥院馮輔之。黃鑑。吳思忠。李唐卿。各轉一官。內馮輔之。吳思忠。遙郡上轉行。黃鑑。唐卿。官上轉行。李唐卿。轉行。遙郡。

臣仰惟陛下卽位之初。憂勤抑畏。臣子奉職。朝廷清明。海內欣快。雖水潦爲災。歲事壞于垂成。而人心不恐者。以政事紀綱之可恃也。茲奉聖旨。以御藥院改易製造頭冠法服。依道熙十六年體例。幹辦御藥院四人。竝特與轉行一官。臣竊蒙陛下擢實瑣闥。不敢不以愚忠。仰圖報効。臣竊惟歷代人主。或出于幼沖。不知爵賞之可重。或強復自用。不以法制爲當守。又以嗜慾荒惑。不能自克。則左右近習之人。乘時肆志。引例破法。惟其所欲。外庭不能支吾。則攀援僥倖。馴致亂階者多矣。陛下誕膺丕圖。人心翕然。詔書所至。危疑之情。卽日盡定。蓋知陛下仁孝素著。而務學爲急。習熟世故。親履時變。反覆史傳之得失。洞知小人之情狀。無酒色之娛。絕器玩之好。專欲親近儒生。講論經理。此不世出之主也。所望超然遠覽。削去弊蠹。排抑僥倖。振起紀綱。惟祖宗故典是遵。惟天下公議是取。則太平之期可望。今卽位纔及兩月而已。復容受欺罔。遽出橫恩。以塞無厭之欲。其何以示天下。夫人主持以立。臣民之上者。以紀綱爲急。橫恩一出。則是斜封墨敕。自壞紀綱。陛下心所備知。目所親見。凡可鑒可戒之事。皆當深思切慮。力自振拔。豈應因仍。

舊例以黷初政。近年以來。每遇如此指揮。臣僚無不繳駁。率蒙依奏。後雖製造頭冠法服轉行之人。亦以繳奏。終于回授。而況于改易者乎。今來馮輔之、吳思忠。竝係武功大夫遙郡團練使。若于遙郡上轉行。則皆爲防禦使。黃鑑見係武功大夫遙郡承宣使。若與階官上轉行。則爲橫行右武大夫。李唐卿見係武功大夫。若與轉行遙郡。則爲刺史。夫武臣至于武功大夫。則爲止法。正如文臣之中大夫也。武功大夫實歷七周年。用七舉主。始轉橫行。非有功效顯著。不帶遙郡。如文臣不爲侍從。不得爲大中大夫。二者皆有累數十年而不遷。終身而不得轉。凡有恩賞。正許回授。此一定之法也。臣愚欲望審斷將上項改易頭冠法服賞賜與轉一官。其礙止法人。竝與依條回授。以昭名器之重。以示天下之公。以窒僥倖之門。以光初政之大。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隨龍講官等轉官

臣竊惟陛下龍飛御天。凡舊日攀附之人。均轉官資。誠未爲過。但以國家官冗。至此已極。而六年之間。兩遇覃霽。爵賞益濫。嘗考隨龍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鞬勒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卽阼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壽皇朝雖轉四官。然兩官係用建儲恩併轉。非專爲覃恩也。太上皇朝四官之賞。蓋是失于契勘。陛下不以位爲樂。不得已而後受。臣于彭龜年、黃由、沈有開。同在後省。見其引義力辭。其言至切。心甚服之。臣愚欲望審斷檢照祖宗之舊典。裁節近年之橫恩。酌爲中制。使隨龍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藩邸講堂官、各轉一官。以成舊僚辭寵之實。以

示陛下不敢自比于祖父之意。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不避繁煩。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戴勳除知閣門事

臣仰惟陛下龍飛御天。潛藩舊人。際千齡之會。無不有攀附之幸。矧如勳者。服勞五年。職爲內知。聖心記存。擢而用之。誠未爲過。然初除帶御器械。臣僚以員數已足。恐其濫額。以啓侍門。嘗具繳奏。今奉使方歸。自言閣門舍人。今旣故除。卽合解罷。乞祠祿而遽以知閣處之。則爲過矣。始八月中。臣寮之奏。欲少俟他日有闕。以頒成命。得旨依已降指揮。則是除目已定。又曰。候有闕日供職。則陛下所以處之者。可謂詳盡矣。今乃猥以員數已足。欲從朝廷乞一外祠。而遂得知閣。雖曰不要君。臣不信也。竊見壽皇卽位之初。龍大淵。曹覲。在潛邸尤久。亦止除御帶。至次年春間。大淵自樞密院副都承旨。覲自御帶。俱爲知閣。時金安節。周必大。相與繳論甚切。且謂二人攀附。雖舊過此。以往事君之日甚長。儻其謹畏有加。何患身不富貴。奉聖旨能劇就閒。宜允衆論。尙茲回繳。可特依奏。大淵別與差遣。覲依舊帶御器械。一時君臣之間。如此其盛。然猶其進不已。恃寵弄權。浸預政事。貽害甚多。太上皇初年。譙熙載。姜特立。徑除知閣。無有論者。公議深以爲惜。然猶是太子春坊。又非內知之比。如勳本是士人。素被眷知。使事甫畢。且當退靜。以俟君命。不應遽有此舉。上則以御帶爲未足。下則欲乞外祠。以徼取其所欲。如控囊然。若遽以知閣處之。則陛下之官。非惟不足以厲世摩鈍。亦不足以慰滿左右之意。臣實憂之。欲望睿慈深察愚忠。追寢新命。今譙令雍。旣以持服未可仕宦。勳則當用八月十九日聖旨。候有闕日供職。或恐聖意念其未有職守。卽乞如吳

炎依蔡必勝例權差。候有闕日撥填。庶得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關禮張宗尹特與隨龍恩數

臣竊見前項指揮頗駭觀聽。臣非敢故爲煩瀆。實以隨龍恩數。自來無有特與之法。一開特與之門。恐恩倖援來者無已。陛下必有難處者。伏觀淳熙十六年三月十七日聖旨。隨龍講官承受官可各轉四官。以承受官廁于隨龍之數。已非令典。然猶不至如今日特與恩數之濫。是時承受官係劉慶祖。以無官可轉。已于吏部陳乞回授。今來關禮張宗尹。若果係承授潛邸奏報兩殿文字。陛下念其有勞。欲與以恩數。乞照淳熙十六年指揮施行。庶免開特與隨龍恩數之門。以塞後來攀援之路。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隨龍人轉官并王倓等八人恩數

臣近者論奏隨龍講官及曾任潛邸講堂官轉官事。乞酌爲中制。講官各轉兩官。曾任講堂官各轉一官。得旨依奏。仰見陛下虛心應物。從善如流。臣不勝感涕。有君如此。何忍有懷而不言。尋奉聖旨。隨龍官吏諸色人軍兵等。開具職位姓名。可各轉四官資。白身人與補保義郎。曾經潛邸應奉人。可各轉四官資等。臣緣未知前項講官處分。未敢論奏。今又準今月十日指揮。依已得指揮。官吏諸色人等轉官。補官。應干恩數等。竝依淳熙十六年體例。臣僚繳奏數內王倓八人。十四日得旨。王倓等內有官人轉兩官。白身人與補承信郎。陛下之不私舊人。足以示大公于天下。然臣猶未有盡其愚。須至再瀆天聽。臣前奏謂隨龍

恩例在祖宗時止轉一官。多不過兩官。正緣高宗立國于擾攘之時。一行官吏。自元帥府執羈勒于萬死一生之中。故南京卽阼之初。隨龍人竝轉四官等事。其理甚明。今講官及曾任講堂官。已蒙陛下依奏減半推恩。則隨龍官例諸色人霍汝翼。王德謙以下。各與轉兩官。白身人補承信郎。曾任藩邸應奉人各與轉一官。其王倓等八人。照曾經藩邸應奉人推恩。則事體輕重。與講官等一體。實爲允當。陛下在位統業。以天下爲憂。身率以正。無敢不服。累年橫恩。至此裁定。天下必當稱誦聖明。自此抑僥倖。振紀綱。惟聖意所尙。朝政清明。此其本也。臣職在封駁。苟有管見。不敢避仇怨。而負天子。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鄭熙等免罪

後書詳臨安府進士鄭熙等連三上書。所言無禮。奉聖旨竝免罪。

臣竊惟陛下卽位之初。下詔求言。章交公車。來者甚衆。後省被旨看詳。雖未能徧。其間議論剴切。有補于政者。猶未暇一一奏聞。若鄭熙輩上書再三。言寢不遜。所乞幸建康事。尤無足採。得旨免罪。仰見聖主寬宏之度。然臣又有愚見。不得不以奏聞。古語有之。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以言求人。曾未聞有所褒表。而遽有免罪之旨。不可以家諭戶曉。必有輕議于下者。況士人上書。亦間有無稽之言。甚于此者。欲望聖慈。蓋之如天。若此等人。一切容之。萬一有伏闕邀駕等事。自有常規。實之有司。以旨赦之。庶全國體。若因看詳而免罪。臣等受謗而不足道。恐非所以廣陛下之盛德也。臣一日之間。屢有論奏。實非得已。自非賜以矜察。臣實無所逃罪。如鄭熙等果有不遜之心。免罪之後。亦不能禁其妄發。不若寢而不問。靜以待之。臣懷

不自已。犯分瀆煩。無任戰懼之至。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蔣介除右監門衛中郎將

臣竊惟古者侍御僕從。罔匪正人。其選擇之遴。不徒取其勇力也。近時環衛官。閣門帶御器械等。卽取武勇之士。又參以才。謂齟齬文學之人。誠有古意。此國家之美事也。如介以右科發身。人物議論。足以備環衛之列。久在閣門。得郡遠去。陛下親擢。稱此選。臣亦喜朝廷用人之當。除目之下。卽已書行。徐考員額。則尙有可議。伏見初置環衛官以來。三十餘年矣。元以十員爲額。實精其選。內以嚴侍衛之職。外以示將帥之儲。今十員已足。而又除介。以介之才。收置于員外。無不可者。特以遴選人才之地。此門不可遽開。一開此門。權倖貴要。便將攀援而進。予授苟濫。則名器愈輕。不可不慮也。臣愚欲望聖慈。別賜處分。庶免攀援。僥倖。浸壞成法。所有右監門衛中郎將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謙召試閣門舍人

臣竊惟武臣之召試閣門舍人。與文臣召試館職無異。必其人物才業。足以厭服衆論。不可以輕予也。李顯忠稱號名將。而有孫能以文學自好。嘗名薦書。陛下寵以召試。宜矣。臣初不知謙何等人。考其家世。乃知其父師顏。曾任建康府統制。于紹熙四年七月十一日。乞致仕。如此。則謙之服父喪。方踰小祥。猶在服制中也。在法。小使臣遭父母喪。只給假百日。本非令典。近方有臣僚論奏。議更此法。見今看詳。況本法自有願持服之文。正所以待孝子也。謙爲小使臣。固可用百日之制矣。嘗獲文解。則是願爲士人。而不持父

母喪可乎。未除而經營召試。欲玷清選。則是冒哀求仕。尤法之所不容也。欲望睿斷追寢成命。勒令歸持父喪。俟服滿而後從仕。觀其見識凡下。亦不足以辱召試之寵。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劉詢帶行遙刺

臣照對劉詢兩任簿書官。合轉兩官酬賞。得旨依劉堯咨趙友仁例。特與轉行遙郡刺史。臣竊考之。劉堯咨。淳熙六年以武功大夫奉使回程。特授榮州刺史。則是以奉使恩而轉遙郡。非以簿書之賞也。至八年始以簿書任滿。賞特授忠州團練使。趙友仁。淳熙四年以在殿陛日久。應奉有勞。將兩任簿書任滿。轉兩官恩例特典。轉行遙郡刺史。此詢所引之例也。臣考之成法。武功大夫爲武臣止法。今來雖有趙友仁例。緣友仁係在淳熙四年。至淳熙十六年。太上皇帝卽位之初。所降指揮。並不許以泛賞遷轉。止依條法施行。自此以後。凡所以泛賞引例轉遙郡橫行者。皆許繳駁。或吏部執奏。終于回授而後已。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寢罷劉詢帶行遙刺指揮。令與依條回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王涇等放令逐便

臣伏觀上件指揮。竊惟陛下聖孝。仰奉三宮。以涇等皆醫官舊人。故許逐便。以備使令。然四人之貶。罪有輕重。未易以一概論也。方高宗升遐之初。涇追兩官。勒停一千里外州軍編管。馬希古追兩官。勒停五百里外編管。後省臣僚獨論涇之罪不容誅。以其輕脫縱肆。所用之藥不依方書。不隨病證。率意自任。致此禍變。人人憤鬱。恨不食其肉。罪大責輕。縱未置死地。乞斷配以副衆心。有旨王涇追毀出身以來文字。特

決脊杖二十刺面配千里外牢城收管。紹興三年正月，指揮周昭應奉醫藥不謹，除名，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刺配瓊州牢城，永不放還。臣愚竊謂壽皇盡孝執禮，不勝創鉅痛深之心，故處涇之罪，僅恕其死而已。太上皇帝之怒周昭，行道之人多知其故，含怒蓄憤，以致違豫者久之。竄之海外，聖意可知。在今日雖經赦宥，不應遽使之齒于平民。臣以爲馬希古尚可恕也，王涇、周昭之罪，不可恕也。欲望睿旨將王涇、周昭逐便指揮，特賜追寢，毋致失刑，以累初政。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醫官鄭至達改風科入內內宿

臣聞有國有家者，立法定制，使有司守之。有司不能守，則君上當治其廢法之罪。若徇一夫之請，越法自便，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法，開僥倖之門，以來無涯之請，則法令俱成無用矣。醫雖曰伎，然先王之所甚重，矧國家禁廷之所用上奉三宮，所宜精擇。元豐之法，選保試補，其制甚嚴。政和少變，宣和又申嚴之，俾竝依元豐法。雖奉特旨傳宣宣押等，仰醫局執奏不行，可謂詳盡矣。臣在後省，所當遵執。實緣年來繳奏多急于大者，而以此等猶爲細事，亦間有書行，自知其非。今朝政清明，凡僥倖廢法之事，遇之輒論。陛下俯從如響，則在臣尤不敢忽。所有鄭至達特改風科與差入內內宿，其于法制不可行者二，而事體之大不可者一。臣敢陳之，揆以宣和執奏之法，一不可也。又乾道三年，指揮內宿風科醫官以二員爲額，見今溢額人且令依舊。今後竝不作闕差人，二不可也。是二不可者，翰林院醫官局能執奏以爲不可，而聖旨特依今來指揮，則是臣所謂有司能執法守而上之人反欲以一時指揮而廢

法。此于事體所繫尤重。自此苟有勢援之人。皆視法令爲甚輕。悉以特旨衝之。則舊法幾于無用矣。此臣所謂事體之大者也。臣不識鄭至達爲何人。伎藝之精否。考之案牘。則累經繳奏。淳熙十二年。爲德壽宮醫官。有勞。特與免試。驗供職。差入內內宿。淳熙十三年。又爲醫藥有勞。差充德壽宮祇應。皆爲醫官局執奏。奉聖旨。特依今來指揮。皆爲臣僚繳奏而罷。不知懲創。又圖特旨以破舊法。則其人頑狡可知。況內宿風科醫官。既以二員爲額目。今已有員。至達又在三人之外。又聞大方脈以七員爲額。正緣于求不止。已是濫額數員。可見冗濫。今若不行止遏。恐來者不已。是醫官局能執法守。而舊法日以浸廢。臣等反失其職矣。是以冒昧歷歷言之。欲望睿斷追寢特旨。庶使僥倖攀援之人。自此帖息。不勝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謝淵請給全支本色

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爲皇太后親弟。請給依韓侂冑例。特與依祿給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眞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玠、吳玘同爲太皇太后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玠之請眞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玘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玠在紹興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玘在指揮之後者。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攀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冑之眞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

月降旨。正與吳瓊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眞倖爲請者。一切以定制絕之。旣以杜僥倖之門。于節用之政。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傅昌朝改差幹辦皇城司

臣竊惟皇城司之職。不爲輕選。臣不知傅昌朝爲何人。第以名簿籍考之。濬熙十年天申聖節。皇后合得蔭補恩澤將一名。回授與本閣進奉白身傅昌朝。補承信郎。昌朝所謂之官。雖元係親屬恩澤。而補官之日。明言以親屬恩澤回授與主管進奉之人。卽顯得本非親屬。而主管進奉。止係一時。非泛補授。故頃以親屬賞典轉官。先經之部告示。後有給舍繳駁。皆謂依元降指揮。止合轉至訓武郎。止不曾施行。至今年七月二十七日指揮云。皇太后親姪女夫傅昌朝。偶用本殿捧香恩澤補官。特與依親屬補授出官施行。見今吏部申明朝廷未曾轉行武翼郎。夫覃恩轉官。以千萬數。獨昌朝未得放行。蓋其出身猶未明白也。若止是一時。非泛出身。其得閣職。已是過當。難以遽當皇城司之選。況昌朝見待幹辦軍頭司。猶未赴上。臣愚欲望聖慈收上前項皇城司除目。俟朝廷取見出身明白放行。本人轉過武翼郎。然後授之。未爲晚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李氏等依宮人例支破請給

成國信國崇國三夫人李氏等。係太上皇后親屬。依宮人例支請。

臣竊惟國家賦祿。俱有條式。不可紊也。紹興元年。士歆妻梁氏支給。臣僚繳奏。謂一命婦之請給。事體雖

若細微。然倖門一開。攀援者衆。蟻穴之不塞。可以潰隄。遂蒙寢罷。夫以士歆爲宗室大老。其妻一有干請。猶爲之遽止。今無故而給三人。尤爲無名。吳琚爲太皇太后之親姪。謝淵爲皇太后之親弟。其請支眞俸。陛下不以私害公。悉從繳奏而止。李氏三人。因緣戚里。不從夫爵。得授國封。已爲幸矣。若更依宮人祿式。則例支破諸般請給。僥冒益甚。檢照內國夫人例。一人每歲約計錢近二千緡。銀一百五十兩。米四十五石。綾一百二十五疋。羅三十餘疋。絹六百疋。綿四百兩。況一日而併與三人。其蠹耗可知。陛下恭儉節用。爲天下先。中外方且冀望裁抑內庭用度。以紓國力。若遽開倖門。自此攀援日至。何以杜絕。臣愚欲望聖慈收還上項指揮。以塞戚里無厭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三十

奏議

攻媿
憲言

繳朱熹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

臣仰惟仁宗皇帝聖度如天。御史唐介以言事得罪。貶春州別駕。明日。中悔。命改英州。已處之善地矣。又明日。用其言。罷文彥博。而遣中使護介之行。未幾。遂復召用。此所以爲慶厯之盛。臣觀陛下容納直言。改過不吝。無愧仁皇。朱熹始除宮祠。深駭觀聽。物論紛紛。已而聞仍次對之旨。則知聖意之已回。臣寮繳奏。又加寶文之職。而與州郡。則聖意又愈釋然矣。臣雖已論奏。茲益進其愚。陛下本以閱其耆老。當此甚寒。不欲使之立講。欲望聖慈。授以內祠。仍令修史。少俟春和。復還講筵。如此。則君臣之道。終始周盡。熹之難進易退。陛下素知。顧豈以加職爲寵。惟陛下待以恩意。亟使留行。進之以禮。則熹雖已去。猶未出畫。可以留矣。臣苟有愚見。不敢不盡。伏冀垂聽而採用之。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祧廟事

御史中丞謝深甫等奏集議祧廟事。乞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奉聖旨恭依。

臣竊惟宗廟重事。非可輕議。雖議禮之家。古稱聚訟。然在上之人。所以擇之者。如何爾。凡事固當從衆。要以不專視議者之衆寡。惟其是而已矣。本朝自開國以來。立四親廟之後。凡宗廟之事。據經守正。本無可

議治平末年英宗祔廟傳祖親盡遷之夾室而順祖遂居第一室天下無可議者蓋僖祖之遷夾室于禮爲順太廟者宋之太廟非以第一室爲主也自王安石異論奉僖祖已遷之主復入第一室正東嚮而議論始紛紛至今神宗祔廟翼祖遂遷亦禮之宜也蔡京用事專務紹述熙寧之政又唱九廟之制復奉翼祖已遷之主入廟當時詔書明言自我作古可見無所經據若太祖東嚮之議自熙寧以來議者不知其幾至陛下而始定甚盛舉也此事既定遂又議僖祖宣祖祧主所歸考之于禮經計之以治平故事止合竝遷夾室如順祖翼祖之制正緣熙寧之後推尊僖祖已久又紛然有不當使僖祖下祔子孫之說故衆議中制取唐柳冕之言創爲別廟二事皆已得聖旨恭依矣豈應更有異議比聞朱熹曾入文字未蒙降出臣輩無由辨正是否忽又得旨恭依臺諫之奏且從禮官第一次陳請則是止祧宣祖而祔孝宗所謂太祖東嚮之禮又復寢而不行臣實惶駭竊謂如此重事陛下再降旨恭依今忽以數語而改之行之四方實惑衆聽臣未深辨欲望降出朱熹劄子庶見得有所據依者何事果能使中外心悅而誠服則改之未晚若如今日所行則宗廟重事議已定而復搖重事反輕非所以示中外如臣淺陋何足以預議大事苟有所見不敢以畏避而不言伏惟陛下裁赦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李氏等依宮人請給

臣近者繳奏李氏國夫人三人請給事伏準御筆可依皇太后妹嘉國夫人例特與書行仰見陛下尊奉太上皇后念三女兒之意故有上項指揮臣豈應不承威命竊惟封駁之地以出納爲職君命之出從而

出之豈不順便。惟知其不可而納之。是爲舉職。況一事之僥倖。從之亦未甚害。所可慮者。倖門一開。使以爲例。援例而進。得之者不以爲恩。不得者遂以爲怨。此喉舌之地。所以必爭。正恐其攀援而不已也。嘉國夫人。康熙四年。初支俸給。一時有司失于爭執。開此倖門。李氏三人。遂援此例。初失于一。今有其三。三人旣行。則後之攀援者。又不知其幾。凡曰后族姊妹得之。則兄弟之婦援之。兄弟之子婦。又將援之。不知何時而已乎。況今日國力甚屈。不惟不可以望承平之時。比之紹興。旣不可及。雖欲比之淳熙。比之紹熙。亦不大舛。今歲遭壽皇之大喪。遺金匱之信使。固已不勝其費。而天時如此。救荒不暇。朝廷傾貲以爲民。民之受實惠者。無緣得徧。饑疫可指日而俟。盜賊所在而萌芽。凜乎可懼之時。陛下惟當躬率儉素。橫恩濫予。損之又損。猶恐不逮。安可聽戚里之無厭。援不得當之舊例。不思以義斷恩。如此之類。侵尋不已。何以善後。臣是以輒忘忌諱。再瀆天聰。伏望聖慈。終賜寢罷。如聖意深念從母。毋寧別予之財。太上皇帝以吳璥不得眞俸。遂賜之錢。庶可全肺腑之恩。而不廢天下之法。更取聖裁。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毛伯益轉行遙刺

臣仰惟陛下。嗣服之初。愛情名器。間有出于左右求請。或竝緣賞典。或引用近例。或出于三宮之親屬。苟戾于法。有司執奏。無不垂聽。故朝廷清明。可望治效。近有李革以應奉有勞。由副尉而轉承信郎。亦不可不論。正以事體至微。不敢瀆冒天聽。今忽來有上項指揮。毛伯益者。知其爲內侍。不知有何因緣。直以職事宜榮。理宜優異。與轉遙郡刺史。實駭公論。夫以內侍甚衆。遙郡至嚴。有以賞典等事。遷轉者。猶不可行。

指揮再三。終于回授。而況全無來歷。內庭趨走。安得言勞。使嬖使令。豈應優異。若此門一開。凡有無厭之求。陛下遽與施行。而臣等又不能繳奏。則遙郡不已。使圖正任。正任不已。廉車留務。以致節鉞。何厭之有。如此則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紀綱。將遂蕩然。何以爲國。自來內侍求請遷轉。屢經繳駁。皆有一二可言。蓋未有如今日指揮。僥濫太甚。臣是以尤不得不論。欲望聖斷。追寢上件指揮。推究伯益無故僥求。上罔聖聰之罪。特賜黜責。以懲其餘。庶幾自此可以少戢此曹。不致過有踰分之請。實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重華宮官吏諸色人等及五年推恩轉官

臣仰惟陛下。欽事三宮。務盡孝道。重華宮一行官吏等人。用德壽宮故事。服勞五年。例轉一官資。前此方以推恩爲遲。今幸舉行故典。本不當有言。然臣有愚見。如醫官及礙止法人二項。不容不論。醫官久饗廩祿。竊取寵榮。本是庸人。僥倖在選。壽皇遼豫之久。中外日伺脈狀。以候康復。而其詞不倫。固已憂慮。一旦彌留。無不憤痛。雖其罪不至如王涇之甚。亦以一時多事。未嘗明正典刑。六月二十三日。奉太皇太后聖旨。醫官大方脈。蔣仲堅。郭儀。李九齡。瘡腫科王懋。陳世安。口齒科俞時雍。竝罷重華宮祇應。此蓋太皇太后明知其醫藥狀。而至仁覆露。不欲加罪。止從罷遣。後至八月間。因臺官論奏。郭儀。李九齡。蔣仲堅輩。庸繆之罪。其言某輩。則非止此三人也。尋得旨。備降三人者一官。未幾。至十月初。王良佐。李九齡。郭儀。又以應奉太皇上帝醫藥有勞。而轉官矣。其僥倖已甚。皆不復論。其于重華醫藥失職如此。不至嚴譴。已爲厚

幸。安得一例。皆與轉官之賞乎。其體官已經降官。及罷祇應之人。乞更不推恩。武臣及內侍等。礙止法人數目不少。若盡與轉行。實爲太濫。正引乾道二年之制。隱下後來卽次指揮。致有今日施行。欲乞竝照。宣熙八年七月指揮回授。其指揮使以下。礙止法人。亦乞照前項指揮。依條施行。其他人數猥衆。宮掖事嚴。臣不能一一究知。其顯然可論者如此。欲望明照三省樞密院及所屬曹部。照應逐次指揮。及臣所奏二項事理。仔細開具施行。庶幾實有勞效者。不至遺失。僥濫太甚者。稍得搏節。其于愛惜名器之朝。不爲小補。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陸彥端將軍恩竝解帶各轉一官恩例特與階官上轉行一官

臣待罪東臺。論奏固多。皆是爲陛下愛惜名器。節省財用。排抑僥倖。以存國家之紀綱。若礙止法人。或轉橫行。或轉遙刺二事。尤當固執。一失職守。來者無窮。不可復爲矣。陸彥端事。太上皇帝爲隨龍人衆所知。以隨龍之故。超授官爵。不爲少矣。若縱其無厭之求。則何時而已耶。比者太上皇后歸謁家廟。彥端于武功大夫併轉遙郡。兩宮臣寮。繳奏三次。以一時人衆。太上皇帝聖旨。其他礙止法人。竝從所請。時令與三人者轉行。彥端其一也。是以一日隨行之勞。而轉與二十年磨勘之官矣。去年八月。又以睿思殿內東門司等。歷過日月。并使人到闕等泛賞。乞于遙郡上轉行。後省察見其月日皆是重疊引用。繳奏三次。乞令吏部契勘年月。逾寢而不行。今又有此請。夫覃恩轉官。解帶轉官。使其不礙止法。則當循序而進。何待特旨。正以二者皆是泛賞。礙止法人不可用。故疊以二者冒干天聽。又欲于階官上轉行。則是以礙止法

不可用之賞而轉右武大夫。其爲壞祖宗成法尤甚。臣是以不得不論。欲望聖斷察其情狀。追寢上件指揮。庶使退聽。且以塞後來無窮之請。臣載惟陛下初政。猶未及半。仁恩隆寬。左右近習戚里之衆。干請恩倖。瀆紊聖聽。動勞特旨。臣愚駁論。雖荷矜從。更乞奮威斷擇。其干請太甚者。有以懲戒之。則朝廷益清。紀綱不紊。尤爲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成立帶行遙刺

御前忠佐成立。該登寶位。合轉四官。內兩資轉馬步軍都軍頭。外兩資轉特與帶行遙刺史。諸般請給等。並俟周與體例支賜。

臣竊惟國家名器之重。在今日尤宜謹守。引例破法之弊。在今日尤宜痛革。臣待罪瑣闕。頃者屢有駁奏。不敢顧恤。仰惟陛下恭垂明聽。從善如流。近來方得小定。忽準前項指揮。又不容已者。御前忠佐止有六資。曰步軍副都軍頭。馬軍副都軍頭。步軍都軍頭。馬軍都軍頭。馬步軍副都軍頭。馬步軍都軍頭。六資之外。無法可以選補。其轉行遙郡刺史者。蓋橫恩也。武臣轉至武功大夫爲止法。非有軍功等。不許轉行。而況此乎。歷考太上皇帝在位六年。放行忠佐轉官者才二人。然皆有迹可考。周興以馬軍都軍頭轉行。尤在紹興二年七月。是時太上皇帝卽位已三年矣。至十月又以陸安爲之。中書後省繳奏而止。紹興三年四月。又有指揮。又以門下後省繳奏而止。且以周興之轉行。是有司失于執奏者。直至紹熙四年。再與而再繳。至勤御筆。以其久在潛邸。應奉有勞。特與轉遙刺。時方多事。因遂放行。蓋亦三經繳奏。不得已而後行。非苟然得之也。今可援爲例乎。況陸安在太上潛藩。隨龍應奉。餘三十年。錄其久勞。猶艱難如此。陛下卽位未久。若成立引例破法。六資猶未曾轉滿。徑以四資之恩。超授遙刺。則今之爲忠佐者。又援此例而

遷不可遽止。名器愈濫矣。陸安援周興之例。止言請給。而不及大禮支賜進狀下戶部本部執奏而不行。今成立破法所乞指揮。則又全備。以此知祈恩僥倖之人。宛轉攀援。無時而已。欲望聖斷特賜詳酌。其以兩資轉至馬步軍都軍頭者法也。則令有司照條格施行。其餘兩資。則與寢罷塞倖門而守舊法。實爲允當。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再繳成立帶行遙刺

臣近者繳奏隨龍御前忠佐成立帶行遙郡刺史。奉聖旨兩該隨龍可特與書行。天威所臨。卽合承命。然詳究事體輕重。寧受一夫之怨。不敢廢陛下紀綱。寧被方命之罪。不敢變有司法守也。陛下明知帶行遙郡刺史爲僥倖。又知兩朝隨龍忠佐人衆。恐開倖門。以成立兩該隨龍。故令特與書行。庶使餘人退聽。臣略考之。太上皇帝隨龍人有兵級八十八人。內吳翊等十餘人。又在陛下隨龍人數。如此。則未問其餘名色。只就成立本等人數內。兩該隨龍已有十餘人。若成立帶行。則此十餘人者。必將援例而進。不若杜之于初。則來者自然絕望。一開其端。僥求日滋。縱之則名器愈輕。賜予益濫。止之則或得或否。不惟無以服其心。多方營求。不與不已。煩瀆天聽。陛下將自厭之。臣愚欲望睿斷寢罷上件指揮。以塞僥倖之路。況陛下卽位未久。如此等事。但當一切止絕。若初年不難于發端。後省不得而繳論。誠恐國家爵賞有限。不足以塞此曹無窮之請。爲害愈甚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

繳韓侂胄轉一官彭龜年除職與郡

同中書舍人林大中。○韓侂胄轉一官。依所乞除在京宮觀。彭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

臣等今月初九日竊聞吏部侍郎彭龜年內殿奏事退而居家待罪不知其由已而又聞知閣門事韓侂胄見求祠祿方有傳聞謂龜年論侂胄甚切故皆不自安然而不知所論者何事也今有上項指揮則知傳聞之不謬龜年以待郎得次對與郡侂胄解閣門及都承旨職事轉一官內祠有以見陛下之處事不失一偏然臣等愚忠猶有當言者陛下自在嘉邸眷禮僚舊一旦龍飛不惟寵以爵秩延見訪問幾無虛日天下不以爲私而服陛下好賢篤舊之德不謂三數月間所謂五人者黃裳遽成長往黃由尋遭外艱沈有開陳傅良相繼論罷惟龜年一人猶在從列經筵又其賦性伉直論事不回尤蒙眷獎必其懷不自已盡言無隱今又去之則陛下之舊寮無遺不惟傷伐木之義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尤害政體此臣等所以重惜也知閣門事及都承旨皆武臣之高選陛下不難于侂胄之罷可謂英斷然次對不過在外之職序位反下于貳卿廉車之升留務則寵之已至況一去一留恩意不同去者遂遠不復得侍左右留者既曰內祠則召見無時終不能遽入言籍籍尙以爲不平臣等欲望睿慈更加詳處或留龜年于經筵則可以不失講讀之舊若其不然則命侂胄以外祠或予以外任事體適平人亦無可言者如龜年之賢陛下素知顧豈遂將終棄後日召用正自未晚然目前處事貴于得宜臣等誠恐指揮一出難于反汗故敢罄竭愚慮以俟採擇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再繳韓侂胄彭龜年

聖旨彭龜年除職與郡已是優異韓侂胄初無過尤
屢求開退罷職奉祠亦不爲過並依已降指揮

臣等昨繳論彭龜年韓侂胄事得旨令並依已降指揮施行臣等何敢不承君命然二人者事既相關須

當適平。龜年以眞侍郎除職與郡。若以爲優異。則侂冑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冑初無過尤。則龜年論事。乃出于愛君之誠心。不顧其身。以進忠言。豈爲過乎。臣等區區不敢更留龜年。在龜年進退之義。亦不可復留。但直臣去國。公議爲之歎息。恐自此無敢有爲陛下出力論事者矣。龜年旣以決去。侂冑難以獨留。欲望聖慈。俯從臣等所奏。予侂冑以外任。或奉外祠。以均事體。以慰公議。不勝幸甚。再犯天威。無任震懼。伏惟陛下裁幸。所有錄黃。臣等未敢書讀。

攻媿集卷三十一

狀劄

知温州舉胡宗應賢良科狀

右某伏觀本州士人胡宗左朝散郎真之孫修職郎序之子家世業儒自少穎悟誦書屬文隨見輒解臣乾道七年爲本州教授蚤已見其不凡去此十餘年聞其學問日進有聲上庠茲叨假守首訪人物而邦人又咸言宗習應制舉詞業已就因見其書蓋學有師承文無蹈襲博攷經傳有志于斯文參驗古今將期于世用且其資稟溫良家居孝友表裏無玷言行俱優可謂儒林之俊彥聖世之英才臣謹遵奉詔書保舉堪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于貢舉條制並無違礙今具本人所習詞業策論合五十篇謹繕寫成八卷目錄一卷繳進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除中書舍人舉莫光朝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臨安府鹽官縣尉莫光朝粹純無玷廉介自將種學績文足爲後來之秀臣今舉以自代

舉楊簡劉仲光狀

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曾任知縣人二名者。右臣伏覩奉議郎知饒州樂平縣事楊簡。學問深遠。操行介潔。議論堅正。皆有本原。愛民之政。著于劇邑。是臣鄉人。素爲畏友。非敢私薦。公論所推。朝請郎監登聞鼓院劉仲光。純粹而能剛。疏通而有立。曾知隆興府奉新縣。甚有政聲。次歷福州通判。又有關決之譽。此二人者。實可應通亮公清。不植黨與之選。

除給事中舉高似孫自代狀

右臣伏見文林郎紹興府會稽縣主簿高似孫。夙有俊聲。能傳家學。詞章敏贍。吏道通明。臣今舉以自代。舉宗室伯洙師津狀

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擇者。右臣伏覩朝請大夫前知處州趙伯洙。少登世科。退然儒雅。操守堅正。政事中和。若蒙擢實朝行。可以表率宗盟。春秋寢高。伏望速加進用。儒林郎新池州銅陵縣丞趙師津。忍貧好學。厲操勤廉。舊名師困。嘗在江東與應孟明同爲縣丞。一路稱此二人。而師津至今沈滯選調。窮而益堅。不改其操。國家教養之久。宗室賢才日衆。臣敢以此二人仰備選擇。

除權吏部尙書舉謝天錫自代狀

右臣伏見從事郎廣南西路經略司幹辦公事謝天錫。經明行修。推重鄉曲。一入太學。衆譽翕然。省試爲上三名。廉退謹飭。至今尙以選調遠宦。人皆有遺才之歎。臣今舉以自代。

除顯謨閣直學士舉馮端方自代狀

右臣伏觀迪功郎前隆興府奉新縣主簿馮端方學問淹該詞章典麗自其少時已爲故戶部尙書孫觀所稱晚霑世賞筆力愈高雖名士交稱而尙沈選調矧又稟資謙靜吏事不苟臣實不如舉以自代

舉馮端方江疇樓昉狀

准尙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給舍臺諫各許薦舉所知謂如某人學識可任清要某人材術可任劇繁某人剛正某人疏通下至將士智謀勇略或有所長亦各以名來上者右臣伏觀承直郎前楚州團練判官馮端方性行蒼茂文詞瑰偉真可以掌誥代言久沈下僚衆論所惜其人已老欲望蚤賜擢用如漶熙間韓元吉劉孝綬之比從事郎江疇學問精博議論閎放居爲人師頃爲徽州司戶參軍不惟吏事公勤門有諸生授業甚衆可備學官之選從事郎監行在點檢贍軍激賞酒庫所糴場門樓昉少負俊聲記問該洽居有鄉曲之譽文有制誥之體宜居館閣養才之地使之涵養成就端方昉二人與臣皆同鄉曲昉姓氏偶同却非宗黨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坐繆舉之罰

除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舉張處自代狀

右臣伏觀從政郎新兩浙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張處操履至純表裏如一學問詞采俱有過人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舉俞應符李兼鄭肇之充監司狀

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致察見任待闕監司公共薦舉者臣等仰惟國家多事急于求才而監司所繫尤重臣等卽當恭承明詔竊謂進退人才者朝廷之權分別是否者臺諫之職臣等雖在論思獻納之列不應預聞考察之事若公共薦舉所不敢辭但以人旣難知知亦不能皆合如列銜共舉復恐所見不齊旣不敢泛舉資淺之人又不敢太拘資格並是公共商推不敢有私親黨合謹同狀各隨所知開具職位姓名及其所長聞奏謹列具如後

一臣某舉承議郎行司農寺丞俞應符蚤繼世科嘗辦劇邑疏通而有守精敏而善謀朝請郎權知臺州軍州事李兼清白承家公廉鎮物已著維蕃之績宜爲攬轡之行朝請郎權發遣全州軍州事鄭肇之才猷挺特論議公平使居部刺史之職必有古庸使之功右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薦沈端叔王度劄子

同從官

某等竊惟國家自更化以來求賢最急得人亦多其大者固已收召進用其小者亦蒙揀拔器使然以某等耳目所接猶有遺焉伏見承直郎前監行在左藏西庫沈端叔文學老成操行無玷自爲諸生由舍選擇褐成均多士咸所推重分教章貢振作士氣人知嚮方其時權臣擅國方斥逐上封言事之人而端叔奉檄校試廬陵乃以封事謗木之遺命題又發策言言路之通塞繫乎人材之消長議論鯁切不徇時好及在左帑委蛇筦庫錙銖必謹抱負所長不事表暴至今猶困選階端叔處之泊如也從事郎前安慶府府學教授王度性資粹和詞采藻麗馳聲上庠之久遂由舍選登科屢更憂患幾二十年僅有三考學殖

愈進。文氣不衰。爲安慶府教授。江淮士子。不遠千里而至。居鄉又以孝行有聞。某等深考其人。俱知其事。苟不以上聞。當任蔽賢之責。欲望朝廷擢用。真之館學。實稱其選。

舉閩一德基奎趙積謙充邊郡狀

准尙書吏部牒。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各薦舉邊郡太守三二人。姓名來上者。右臣伏覩朝散郎監登聞鼓院閤一德。出自世家。屢更繁劇。纂輯經史。著古今政事錄。以爲規警。頃知建昌軍。諸司交薦。得知泰州。以憂不赴。今任列院。物譽甚美。通直郎前知建寧府建陽縣基奎。名門之裔。官業可稱。建陽最號劇邑。奎勤于撫字。號稱治辦。列刻政績。未蒙擢用。曾叔祖故翰林學士密禮。建炎艱難之時。實掌書命。著兵籌機要上之。奎習熟聞見。使之乘障。必有可觀。通直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趙積謙。西洛故家。少年嘗冠鉉闈。方爲幕職。取知當路。不緣介紹。遂得改秩。作邑宜興。前政實權臣之黨。月解拖欠至多。積謙方議區畫補解。而郡不容。積謙謂一時奉命。必致鑿空取辦。慨然請祠而去。人咸惜之。臣今並舉充邊郡。一德累經任使。尤所當先。

薦黃膚鄉林椅劄子

同倪思

臣等叨塵從列。仍侍經帷。旣不勝愛君之心。無以効報國之志。惟有獎提英俊。振拔滯淹。使其人有能致身于時。則臣等可追蔽賢之責。今得二人焉。竊見從事郎前臨安府府學教授黃膚鄉。志節有稱。詞章特出。所著北鑒八卷。專論本朝昔與契丹爲鄰。後爲女真所辱。究切事實。雖祖宗盛時。不曾一得志于北夷。

靖康以來。動皆國家失計。指陳事實。略不忌諱。刪削繁文。極便觀覽。自亂華編諸書以來。皆不及此。若陛下以備乙覽。則必憤夷狄之世仇。痛人謀之致辱。臣子讀之。則必廣求禦戎之策。務爲彊國之謀。文林郎紹興府府學教授林椅。淹貫經術。博考古今。所著周禮綱目一書。專論成周法度官職。以類相從。皆撮精要。周公遺制。可舉而行。旣非泥古以違今。直可据經而從事。自新莽比周。名其實喪。熙寧新法。專以理財。遂使指爲虛言。實不可用。惟椅之說。燦然可觀。二人者。皆負才名。務爲有用之學。不惟編載有體。其所著論。又皆明白洞達。有益于世。聞其書各自繳進。臣等仰惟聖學高明。于經于史。皆所留意。而二人所著書。實可以上裨緝熙之萬一。欲望聖慈。特頒睿旨。降付三省看詳。如其實可採錄。乞加擢用。以示褒勸。

攻媿集卷三十二

狀劄

辭免除起居郎狀

紹熙三年四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起居郎者有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柱下之史密侍于清光螭頭之班尤先于左陛必得俊髦之士以居記注之司如某者學不知方才非適用自登仕路屢點朝行但期平進之安敢啓超遷之望忽叨新擢實出誤恩已深據蒞之憂更重積薪之媿自知若此公論謂何伏望朝廷特賜敷奏收還成渙改畀眞才俾退卽于卿聯庶少安于愚分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兼權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權中書舍人者自揣僥逾彌增震惕伏念臣技能至薄見謂頓遲學術素疎且多廢忘躡遷左陛曾閱日之未深密侍清光懼記言之非稱矧是續綸之要實參造命之嚴非智略該通不足以裨贊國論非辭章典麗不足以潤色王猷可使凡才而預華選暫承人乏雖弗許于控辭退時髦顧豈容于冒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曲回宸命更選詞臣俾專柱下之官庶愜廷中之議

辭免除中書舍人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中書舍人者。有命自中。撫躬失措。竊以仕朝廷者。以三字爲要。知制誥者。以一日爲榮。前代選才。必試言而後授。近時攝事。多滿歲以爲眞。察之加詳。過于明試。臣自頃承乏。最爲罔功。詞華不足以彰播告之修。論議不足以效論思之益。久虞幽黜。敢冀親除。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亟收成渙。俾仍記注之舊。精求潤色之工。庶穆師言。且安愚分。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兼實錄院同修撰者。疊拜寵光。伏增震懼。竊惟高宗皇帝中興之烈。信遠邁于前王。必如太史公實錄之書。乃可傳于後世。當求直筆。仰贊宏模。如臣蠢愚。遭世明盛。自慙薄宦。幸三入于脩門。雖點從班。未一登于東觀。爲直詞掖。方忝誤恩。共貳史官。敢汙清選。欲望皇帝陛下。俯垂睿照。改畀時髦。使專掌于王言。庶或逃于公論。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兼直學士院者。忽拜恩光。俯增震灼。竊惟翰苑之職。儒者至榮。雖曰兼官。亦當遴選。如臣之陋。與世多違。蚤玷世科。麤嘗爲場屋之技。久從吏役。豈能工制誥之文。獨蒙睿主之深知。獲備詞臣之下列。叨居西掖。已懼空餐。攝直北扉。尤驚誤寵。矧清趨尙稽于問寢。顧禁林何急于充員。伏望皇帝陛下。洞鑒愚衷。亟收成渙。詔書日簡。方當視草之得人。英俊駢羅。安用積薪之居上。

辭免除給事中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給事中依舊兼直學士院者。惕聞寵命。莫措微躬。竊以掌制紫垣。久慚無補。進官青瑣。尤懼非宜。蓋機要之愈嚴。緊出納之攸繫。自非學足以與聞國論。智足以深照事機。或非其人。必害于政。臣退量至陋。深恐不堪。昔惟潤色之司。猶虞疎闕。茲任塗歸之職。是速顛隲。矧當書詔填委之時。仍兼詞翰清切之地。聖恩誠厚。愚分難安。自知斷斷以無他。衆必斷斷而不可。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俯鑒忱衷。別擇時髦。俾當夕拜。庶幾得批敕之手。不至累知人之明。

辭免除權吏部尙書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權吏部尙書兼職依舊者。寵光下逮。惕懼靡遑。竊以選部攸司。是曰六官之長。文昌攝事。亦叨八座之稱。縱難求傑異之才。猶當取踐敷之舊。臣一登仕路。三入脩門。年除歲遷。寢踰于始望。寢驚夢愕。屢蹈于危機。惟茲瑣聞。幾更月琯。遇事輒發。徒自積于怨仇。忤旨爲多。方日虞于呵譴。敢期容獎。亟賜褒遷。徑由夕拜之聯。擢試天官之職。兼汗青于東觀。仍視草于北門。揣愚分以何堪。恐公言之不貸。伏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渙。改畀眞賢。俾退服于舊班。庶漸伸于歸志。

辭免陸兼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陸兼實錄院修撰者。疊被恩榮。深增戰灼。竊以思陵在位。著三紀之治功。儒館修書。垂百王之憲則。宜求良史。以贊宏模。臣才不逮中。職多共貳。北門視草。顧五技之已窮。東觀濫竽。曾一辭之未措。矧乍躡選曹之長。方將謝史筆之兼。敢冒寵光。進升論議。銓曹至冗。尙憂綿力之弗勝。髦

俊滿前。安用庸才之備數。仰祈睿鑒。遴選實能。庶大典之速成。免公朝之虛授。

辭免兼侍讀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侍讀者。朝拜宸綸。暮叨恩命。退量譴薄。深切驚惶。竊以帝幄執經之臣。尤高露門進讀之選。自非耆儒博碩。古學精深。雖得侍清燕之間。何以贊緝熙之盛。如臣至陋。冒寵已多。推遷才闕于七年。超躡寢登于八座。已不堪于共貳。尙敢望于至三。昨爲載筆之官。猶慙于記注。今進邇英之列。安有于發明。當觀術業以旁求。豈以班聯而序進。仰祈睿鑒。俯照愚衷。儀圖名世之賢。增光稽古之治。庶容一介。專意三銓。

乞補外劄子

臣輒傾丹悃。上瀆天聽。伏念臣庸陋無堪。敢萌榮望。比自三污朝蹟。六閱歲華。太上擢之冗散之中。俾居詞掖。陛下賜以便蕃之寵。遂長銓曹。侍帝幄之深嚴。極儒生之榮遇。汔無毫末。仰贊高明。況今福過災生。量盈器溢。近遭介弟之戚。復有家婦之喪。重貽親憂。尤不遑處。重念臣有老母。年八十有六。氣血寢衰。喜懼交切。久去鄉國。日夕念歸。伏望聖慈。俯矜孤迹。畀臣祠祿。使息疲勞。或得州郡差遣。許其效力于外。庶幾不妨賢路。少道身災。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辭免除職與郡狀

慶元元年五月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職與郡者。聞命云初。揣躬知懼。伏念臣久汙近綴。無補明時。自憐小器之

易盈。況復私門之多故。輒傾危惻。仰叩宸聰。果蒙從欲之仁。俯遂閒歸之志。已爲厚幸。敢冒殊榮。乃叨寓職之恩。仍畀典州之寄。實踰始望。爰瀝忱辭。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俾遂真祠之請。庶安故里之居。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恭拜絲綸。若臨淵谷。竊以東陽望郡。當選循良。延閣顯名。以優耆德。豈容一介之賤。併叨二者之榮。伏念臣三入簪門。十更除目。經帷史觀。實爲儒學之華。翰苑銓曹。寢躋從班之長。屬以私門多故。老母念歸。力陳旬外之章。幸動蓋高之聽。本欲少休于疲曳。敢期疊受于寵光。伏望皇帝陛下。俯鑒忱衷。特回成命。廩以祝釐之祿。從其學稼之心。庶使微臣。得安愚分。

乞宮觀第一狀

臣輒瀝危衷。仰干宸扆。伏念臣比以便親求外。自詭治民。伏蒙聖恩。俯從所請。文謨寓直。寶婺分符。一旦得之。實踰分量。臣因得過家上冢。以遂私心。誓當勉竭疲駑。圖報君父。已擇行日。卽戒征途。偶緣臣母以犯暑來歸。感疾頗重。始則冒風作熱。以臆腑下痢。年已八十有六。平時雖幸康強。而血氣旣衰。不堪觸動。今旣伏枕旬日。其勢未有向安之期。訪醫治藥。曾無退候。舉家惶擾。朝不謀夕。自知稽留官期。合取違慢之罪。又准七月二日指揮。以臣寮奏請。將應未申到任。帥守監司。排日催促。疾速起發。仰惟陛下以千里重寄。付之微臣。在臣豈不願卽祇郡事。上寬顧憂。情迫意切。不免有言。偃然方命。迹幾似之。儻不投誠。陛

下竊恐難逃譴責。震恐憂懼。無以自容。臣與老母相與爲命。既未容扶持上道。又不可單騎先行。若更遷延月日。深恐輔郡久無正官。或致闕誤。重臣之罪。無以自逭。欲望聖慈察臣由中之言。出于懇切。特賜宮觀。差遣一次。使得少遂其私。庶幾母子。或可保全。盡出天地父母之恩。糜捐頂踵。不足以報冒犯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二狀

臣比蒙聖恩。除臣顯謨閣直學士知婺州者。臣暫還鄉曲。卽欲之官。臣母年八十有六。忽以冒暑感疾。瘡痂交攻。屢瀕危殆。不免控告君父。乞奉祠侍養。得旨不允。此猶是朝廷故事。又有量展赴官日限。指揮明詔之頒。詞旨溫厚。俯矜危惻。洞照真情。登拜三讀。闔門感涕。臣仰銜隆天厚地之恩。不敢隨卽再請。今詔下幾旬。跼蹐不遑。臣母雖幸向安。年高易于感動。其勢非更寬以日月。安得頓復舊觀。黽勉上道。深慮顛隤。母子相與爲命。又不可單騎先往。深恐稽留君命。使婺女久曠守臣之職。臣則有罪。不免復申誠禱。欲望聖慈察臣之請。出不獲已。差臣在外宮觀一次。使得杜門專意醫藥。不惟保全母子之至恩。亦足仰助孝治之萬一。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第三狀

臣比以母病。陳乞宮觀。伏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前去之任者。拜命三次。周章跼蹐。無所措躬。伏念臣愚。不肖。誤蒙陛下拔擢。便親求外。過家上冢。悉荷矜從。誠願勉竭。少圖報效。而況臣所

得州。素爲浙東佳郡。財計粗優。歲事登熟。去鄉不遠。使臣得奉親之官。宣布德意。豈非臣之至願。實緣臣母一病五十餘日。雖曾少間。而年高易于感動。近嘗夜作嘔逆。次日心脾痛楚。幾于委頓。闔門無以自存。驚惴度日。此去舟行三日。至越邊陸。七程始到婺州。見今尙須扶掖。方能起坐。委難支吾。若迫于威命。勉強登途。脫有不虞。萬死莫贖。昔陳寔爲太丘長。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以爲欺君不忠。病母不孝。不忠不孝。其罪莫大。臣雖不孝。安敢爲此。不免復冒斧鉞之誅。三以情實披訴于君父之前。欲望聖慈特賜矜察。除臣在外宮觀一次。使臣得以杜門。專意醫藥之奉。保全老母之餘生。臣無任祈天望聖。惶懼懇禱之至。

辭免再差知婺州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婺州者。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比剖左符。暫歸故里。屬親闈之威疾。叩宸陛以陳情。荷溫詔之一頒。控忱辭而三請。因殊庭香火之奉。得專心醫禮之營。仰戴恩私。寔成藥喜。忽蒙東記。再畀藩宣。不移東婺之輔邦。俾遂南陔之孝養。固當仰體趣行之旨。勉圖共理之良。惟母壽益高。幾近九齡之耄。雖官程甚邇。尙踰數驛之遙。備扶持以亟驅。恐疲勞之未免。況臣世系。本出部封。至今三邑同姓之人。不減四明聚族之衆。向于官路。或講宗盟。親疎之間。悔吝斯起。憂患不堪于累歲。聰明尤減于前時。敢以妄庸。冒此煩劇。欲望皇帝陛下。收還成漢。別選長才。庶安衡泌之居。以盡晨昏之職。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復元職名依舊宮觀者臣逃聞成命深震危衷伏念臣生遇昌期仕叨從列頃以便私而請外旋因奉母以求閒處此累年安如一日閉門自屏尙遭白簡之彈踏地靡遑敢冀青氈之舊忽頒綸于北闕復寓職于西清拜寵若驚祝釐如故不圖簡記遠及微蹤揣愚分以非宜恐人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俯矜賤悃亟寢誤恩庶安敝里之居免玷甘泉之列

辭免與郡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與郡者臣恭聞明命莫措微躬伏念臣少習一經本因覓舉仕隸三紀非敢爲高論思無補于清朝更迭遂求于輔郡爲親而歸故里九易歲華復職而畀外祠一由上賜與郡有旨闔門皆驚久伏丘樊豈不願承于任使儻無疾病猶當出效于驅馳玆貢需章實有危悃母以九十四之耄日抱沈疴臣以六十七之年又嬰宿疾顧二人相與爲命無一日不會用醫湯藥扶持苟延暮景里閭勞苦具見真情心志已凋豫切不虞之懼頭顱如許事堪共理之良伏望聖慈俯憐舊物許令終養以全烏鳥之私仍俾祝釐少安麋鹿之性

乞致仕狀

開禧二年十二月

右臣么微之迹遭際聖時叨綴從班曾無補報憂患餘生自貽嚴譴杜門省愆衰瘁日甚重念臣生于紹興七年今年及七十揆之禮經實當告老伏望睿慈許臣致仕干冒天威臣下情無任祈天請命激切屏營之至

第二狀

右臣昨具奏乞致仕。奉聖旨不允者。引年有請。願畢餘生。賜旨未俞。敢申再瀆。仰勳蓋高之聽。冀垂從欲之仁。竊以致爲臣者。實累載之素心。不得謝者。乃清朝之異數。苟非宿望。厥有彝章。如臣者少既無奇。今將安用。不堪荷橐。賦彭澤之歸來。但切杜門。類介推之偕隱。子欲養而親已矣。老將知而耄及之。而況拜不能興。扶而後起。退量病體。何必待年。揆以禮經。適當納祿。弗容自默。非敢爲高。伏望聖慈。俯矜愚悃。俾安默。遂終齒于幸民。許掛衣冠。庶獲全于晚節。

辭免復職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與復元職者。臣忽聞牽復。倍切驚惶。伏念臣久遂退閒。晚更憂患。不知自謹。宜得大呵。曲荷隆寬。止從薄責。既坐廢于祠祿。復進冒于侯封。增衍圭腴。方申謝牘。敢圖睿眷。尙及孤蹤。未容掛神武之冠。仍爲洗丹書之籍。寵還故職。以資餘生。感上意之至優。恐輿言之弗貸。欲望皇帝陛下鑒由衷之悃。憫垂盡之年。追寢誤恩。少安愚分。

辭免除龍圖閣直學士致仕狀

開禧三年四月。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龍圖閣直學士。依所乞致仕者。聞命自天。措躬無地。竊以引年載請。方拜俞音。進律過優。幾成誤寵。重念臣仕參法從。歸卽隱居。多病蚤衰。久有掛衣冠之志。爲貧急祿。尙存戀棧豆之私。不因及七十之期。安敢爲再三之瀆。幸茲得謝。何望叨榮。矧惟漢閣之班。莫重河圖之直。當以處

赴功之彥。豈應界納祿之人。伏望聖慈。收還渙渥。念臣素知止足。俾臣粗保始終。惟舊貫之是仍。庶餘生之無媿。臣除已遵奉聖旨致仕外。所有龍圖閣直學士恩命。臣未敢祇受。

辭免召赴行在狀

開禧三年十一月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召赴行在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本無可用。老而益衰。既已引年。方茲待盡。忽蒙頒命。不知所爲。況號召之一新。以人才而爲急。有如臣者。將焉用之。輸忠竭誠。則已忘舊學。陳力就列。則又爲廢人。伏望朝廷特賜敷奏。非敢飾辭以控免。悉自衷誠而吐陳。冀別用于真賢。庶少安于愚分。

再辭免召命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樓鑰召赴行在。卽具奏辭免恩命。奉聖旨不允。令所在州軍。以禮津遣。疾速赴行在。又蒙賜臣詔書一道者。召命鼎來。亟伸控免。詔音俯及。未賜允俞。敢陳再瀆之私。上動九重之聽。伏念臣投閒已久。告老方新。憂患薰心。積有負薪之疾。權豪側目。尤深據蒺之危。不賴至仁。豈存孤迹。忽聞上聖雷霆之斷。復見中天日月之明。四方相賀以同聲。萬物亦爲之吐氣。雖曰杜門而待盡。事當俟駕而後行。實以蒲柳蚤凋。桑榆暮迫。病纏雙足。時歷半年。弱質旣衰。曾鍼砭之弗及。餘災未殄。致醫贈之無功。已分終窮。豈萌他望。仰蒙簡記。首預旁招。已掛衣冠。敢效從班之專達。肆頒綸綍。更加禮遣之優恩。游瀝丹心。仰于洪造。伏望皇帝陛下。恕其方命。察此由衷。略反汗之小嫌。遂乞骸之素志。或寬歲月。俾息田廬。儻拜

起之粗堪。豈奔趨之敢後。

辭免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狀

右臣近具奏再辭免。召命未准回降間。又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樓鑰落致仕除翰林學士。日下前來供職者。臣控辭未允。聞命尤驚。伏念臣性資顛蒙。學殖荒淺。仰逢休運。屢點周行。本無藻繪之工。每叨文字之選。知南宮之名表。有瑰錦窠。代西掖之王言。久塵薇省。攝承翰苑。親預禪書。兼內外播告之修。當書詔填委之際。疚心自勉。血指知慚。伏自一去闕庭。已周歲紀。飽更憂患。嗟視蔭之幾何。絕望功名。幸引年之得遂。矧嬰沈痼。期保餘齡。逮茲更化之初。狎奉趣歸之旨。循牆固請。出綽又新。彈虎門已掛之冠。殊乖素志。正鼇禁久虛之席。尤懼非才。伏望皇帝陛下。俯察忱衷。別求髦俊。俾司是職。大放厥辭。庶德音昭示于萬方。雖武夫亦爲之三歎。獲苟安于故里。免有玷于隆知。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落致仕除翰林學士。繼具奏辭免狀。准詔書不允者。屢辭召節。已干方命之誅。疊遞詔綸。又冒執愚之懼。自量其分。不已于言。竊以起廢江湖。豈非臣子之大願。充員翰墨。尤號儒生之至榮。而臣昔者攝空。實由西省。今焉被命。乃自外方。身已納祿。而復齒垂紳之間。仰上恩之特異。年過從心。而使當視草之職。真近此之所無。臣自知其弗堪。人必以爲不可。進退之際。踟躕靡遑。欲望皇帝陛下。念及衰殘。許其引避。或不容于固請。姑別處于閒曹。雖懷知止之慚。猶有可勉之理。

謝宜召入院狀

右臣伏蒙聖慈除臣翰林學士。仍依故事。本院待詔李舜臣至臣所居。宜入院充學士者。遠頒除命。賁臨東海之濱。甫覲威顏。徑上北扉之直。重勳主眷。申遣王人。荷新渥以無堪。撫舊游而自失。伏念臣學徒泥古。仕本代耕。素甘州縣之勞。敢冀朝廷之選。而乃屢參鵷序。凌上螭坳。紫薇久典于訓辭。青瑣進司于封駁。天官掌選。兼侍金華之嚴。史觀綴文。久攝玉堂之邃。投閒置散。已分終焉。告老休官。遂將已矣。寧知末路。復被優恩。不容臥家。趣使赴闕。對邇英之閣。曲軫淵衷。登螭文之堂。殆成陳迹。自歎形容之盡變。況聞棲棟之游。更已試罔功。既衰焉用。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才無終棄。仁不遐遺。解琴瑟以更張。聿修治具。出絲綸而彌大。下取故臣。欽佩隆知。頗驚羣聽。臣敢不勉尋末學。增葺寡聞。彊爲翫散之詞。少答便蕃之寵。

辭免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者。疊拜恩光。彌深震恐。伏念臣頃者攝承文部。兼直禁林。進讀露門。無匪高華之選。退耕綿上。不堪憂患之罹。冀垂車以示子孫。辱賜骸而歸田里。敢圖出綽。復使彈冠。況在七旬之餘。悉紆三組之重。不惟共貳。俱俾爲眞。有如朽鈍之蹤。曷稱便蕃之寵。欲望皇帝陛下。別圖衆俊。無備一夫。念齒髮之早衰。察精神之不及。姑仍舊貫。尙竭庸材。

再辭免狀

右臣蒙恩除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侍讀。繼具奏辭免。伏准詔書不允者。詞禁再登。甫祇官次。恩光三

錫益震愚衷。貢遜牘以未愈。望宸居而力請。伏念臣才本無用。病因易衰。休官方幸于杜門。承詔忽驚于赴闕。尋鑾坡之舊。已懼不堪。居從橐之先。尤爲非據。況二選並稱于劇部。而九重密侍于邇英。仍兼視草之司。深切負芒之懼。欲望皇帝陛下。俯矜誠悃。曲軫頽齡。既知斷斷以無他。安得多多而益辦。許容避寵。庶免妨賢。

辭免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狀

右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者。臣再入脩門。屢膺寵渥。周章頓拜。跼蹐靡寧。伏念臣頃筮從班。嘗共衆職。既典銓于選部。仍視草于禁林。茲皆遂于爲真。又已參于進讀。更頒恩旨。俾預史官。比緣疊組之煩。疲于奔命。乃若汗青之重。無所措詞。至今媿之。況復老矣。三者已難于勝任。一身安得以貪榮。欲望皇帝陛下。憫其已過于七旬。察其難兼于數器。以國典爲甚鉅。擇英才而別求。庶使微蹤。粗殫精力。

或媿集卷三十三

狀劄

乞歸田里劄子

嘉定元年七月

臣輒傾誠悃仰干天聽伏念臣危孤之蹤自慶元改元補外因遂投閒十有三年而尙遭排根不已屢欲陳乞致仕以年旣未及恐涉矯激繼遭內難卽吉之日甫及七十引經至再始遂掛冠臣自去國卽爲終焉之計人所共知去冬仰蒙聖恩更化之始首賜收召是時非敢俟駕而行實以方苦足疾控辭不獲除目下及于里門郡守又從而津遣扶病赴闕再瞻清光游蒙親擢加以兼職又且俾典貢舉非不顧勉竭衰悴少伸報效重念臣年已七十有二精力益耗銓曹有簿書之煩翰苑有文字之冗經筵史館皆非所堪近以中暑招醫不敢謁告步趨拜跪強勉不前不求退休必至顛踣久妨賢路且玷明時伏望聖慈俯矜孤迹再許納祿歸老田間實戴天地之恩敢忘君父之賜

辭免簽書樞密院事劄子

嘉定元年八月

臣伏蒙聖慈除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惕聞渙渥俯震危衷伏念臣三際聖君四汗朝蹟仕甘平進惟義命之是安心實靡他以樸忠而自立頃嘗去國本爲

奉親置散投閒。久作山林之計。匿瑕含垢。率由天地之仁。雖屢遭摧剝之餘。終不至排根之甚。幸逢更化。首辱召還。既叨長于六官。且悉歸于衆職。實爲過分。何敢僥求。況已越于從心。比再祈于納祿。不圖睿眷。擢筵樞臣。典選固難。尙能自勉。本兵尤重。安得冒居。寵加祕殿之名。兼預儲察之列。誤恩下逮。羣聽皆驚。殊非衰迹之所堪。抑亦多言之可畏。伏望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英髦。俾仍獻納之班。馴遂退休之志。儻獲免妨賢之誚。庶不累知人之明。

辭免賜衣帶鞍馬劄子

臣蒙恩除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又蒙賜臣對衣金帶魚袋鞍馬。竊以出珍服于尙方。錫名駒于內廐。臣庀職之始。拜賜已隆。豈應旬浹之間。復冒恩榮之辱。禮誠過厚。心則靡遑。伏望皇帝陛下。察臣僥倖。既多。負乘有覩。使之安分。抑免傷廉。特降指揮。追還所賜。

辭免同知樞密院事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同知樞密院事。依舊兼太子賓客。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院治事者。誤恩狎至。撫己增慚。伏念臣頃備論思。久投閒散。荷皇明之收召。加寵渥以便蕃。俾參樞筦之班。仍預儲局之客。已爲過幸。每懼弗堪。曾煖席之未遑。俄歷階而使進。本兵至重。寧容濫吹之人。偃伯云初。茲豈養疴之地。尙蔑一毫之效。遂叨二府之真。念朝行之髦士甚多。況天下之逸民未舉。不應邇列。乃以序遷。欲望皇帝陛下。俯鑒由衷。毋嫌反汗。遴選英才而圖任。姑令舊著之少安。亟賜俞旨。免貽羣議。

辭免參知政事劄子

臣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參知政事特降中使宣押臣赴都堂治事者承命下臨撫躬增惕竊以中書之本萬化固資參預之良近弼之有貳臣足稱倚毗之重敢言推擇誤及凡庸伏念臣涖點從班叨塵宥府才再周于月琯已疊被于恩綸玩愒自慙于事功而何補衰疲旣甚況疾病之復侵方將俟使介之旋便請掛衣冠而退忽驚寵渥俾預政機載攷舊章間有三人之同列若稽近比未聞兩地之贊員伏望皇帝陛下俯察由衷曲憐過分收還成渙願亟賜于俞音茂東英才以共扶于興運

賀東宮上御書居仁牌劄子

恭審寵錫宸章聿新戶冊前星少海益嚴壯麗之規安宅廣居深寓藏修之意震亨協吉日進無疆某叨預下寮欣聞盛事容卽陪于賀旅敢先貢于忱衷伏望令慈俯垂鑒察

乞歸田里劄子

嘉定三年四月

臣輒伸衷悃仰干天聽臣聞七十而致仕禮之經也一介孤遠素安平進遭際累朝三入周行寢塵法從年未六十卽遂投閒屢思納祿正恐或以爲矯母喪旣終適當七十再疏得請自謂平生志願不啻足矣敢圖聖慈更化之日首賜收召力疾趨朝一見天顏盡畀舊物旋由樞筦進貳政機皆非夢寐之所敢及玩愒歲月毫髮無補日負憂懼重念臣今已七十有四當戒得之時而況筋力日衰每虞僵仆素有足疾曾爲廢人近者益不堪奔走之勞非不戀慕聖德願效尺寸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欲望睿慈矜憐衰悴許

臣仍舊致仕歸伏田里以盡餘生不勝萬幸。

第二劄

上章有請願致爲臣。願詔甚溫。未容得謝。敢洊陳夫愚悃。用仰冒于宸聰。伏念臣少已無稱。老將安用。仰被聖神之眷。擢登樞近之班。然而雖號參知了無裨補。彌縫輔贊。何所建明。拜跪進趨。率皆強勉。十目所視。一心靡寧。久矣妨賢。自知不可。衰而戒得。衆必有言。矧同召之三人。今止存于隻影。汗顏在列。歸夢先形。漏盡鐘鳴。夜行當已。日暮途遠。逆施謂何。欲望睿慈。俯回淵聽。放歸田里。俾遂畢于餘生。再掛衣冠。庶可全于晚節。

第三劄

臣疊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洊頒渙渥。未許告歸。三貢需章。終期得請。敢冒蓋高之聽。仰干方命之誅。伏念臣猥以迂儒。叨塵近綴。上恩至厚。加寵數之便蕃。同列咸和。務寅恭之相勉。非緣他故。借以自陳。惟是年實寢高。夙苦負薪之疾。位爲甚過了無橫草之功。冠已掛而復彈。車旣垂而再駕。識分知足之意。雖曰素明。安煩戀劇之譏。豈能戶曉。久妨賢路。奚補公家。屢屬藁于皂囊。終投誠于丹扆。仰祈聰鑒。俯察衰蹤。與其僵踣于朝。重貽鑄誚。孰若曲從所請。先賜保全。矢辭已窮。屏息以俟。

御筆。癸爲時書。艾。乘國樞機。進退之間。重輕所繫。數煩詔諭。宜悉朕懷。勉竭壯猷。毋庸遽去。

乞致仕劄子

嘉定四年閏二月。

臣敢傾危惻仰冒天聰。臣聞七十而致仕。古之道。禮之經也。臣五十九而投閒。十載而遭母喪。比及三年。年適七十。連年再請。已遂納祿。平生仕宦至此。不啻足矣。加以多病早衰。素有足疾。是歲一發數月。甘爲廢人。國家更化之初。記錄簪履之舊。首賜收召。病不能進。既叨翰苑之除。又頒趣行之命。扶憊造朝。本擬一拜清光。歸安田里。旋蒙拔擢。歲中屢遷。冒列政途。荏苒三載。頃申懇請。未賜俞音。因仍強顏。又復許久。今年遂七十有五矣。既違古義。又乖初心。筋力益衰。舊疾發動。重以手足之戚。撫事傷感。久在朝假。不遑安處。勉強參告。顛踣是虞。茲敢投誠君父。乞骸以歸。非惟羸全晚節。亦免久妨賢路。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既不能。不止何待。伏望聖慈。許臣再掛衣冠。以畢首丘之願。不勝惶懼祈懇俟命之至。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上疏力陳。頒綸未許。念乞身而至再。望得請以爲期。竊以七旬而加五年。在微臣而宜去。一日而降四旨。驚眷寵之過優。舊或施于累押之餘。今乃用于初求之頃。莫知所處。益不遑安。伏念臣學術素疎。宦情尤薄。禁路已知其踰分。政途深媿于罔功。況在縱心之時。既從謝事之願。豈容今日。猶玷邇聯。凡今在朝。惟臣最老。不以妨賢而自列。殆幾貪祿以忘歸。福過災生。重以鵠原之戚。日暮途遠。恍然駒隙之馳。贊襄何有于建明。趨拜每虞于僂仆。凱息影于田廬之下。敢投誠于君父之前。伏望皇帝陛下。俯賜矜容。曲憐疲瘁。恩榮素厚。非無犬馬戀棧之心。志意已凋。但有麋鹿投林之想。倘得退尋于醫藥。庶幾尙保于桑榆。

第三劄

臣再貢封章。陳乞休致。兩奉詔書。不允者。引經告老。尙闕俞音。造膝陳情。敢祈恩許。難避再三之瀆。庶蒙萬一之從。伏念臣屢忝登朝。幾成去國。投閒置散。自分終焉。避寵辭榮。不啻足矣。頭童齒豁。固知竟死以何裨。漏盡鐘鳴。烏可夜行而不止。豈知末路。重上要津。同寅協恭。雖粗逃于瘴曠。玩歲愒日。恐徒積于悔尤。久踰休致之期。深有滿盈之懼。弟兄猥衆。凋謝奚堪。疾疢交侵。衰頹已甚。惟應納祿。或免擬災。伏望皇帝陛下。洞鑒由衷。俾令得謝。既不敢請麾符之寄。亦不能奉香火之祠。掛神武之衣冠。復尋故步。樂清時之鐘鼓。尙佚餘生。

再乞致仕劄子

嘉定四年五月

臣比者三上封章。懇求納祿。聖意眷留。溫詔稠疊。仰體隆寬。復就班綴。本未敢再有陳請。瀆冒君父。實以今年七十有五。自念厚恩未報。勉強奔走。使其無病。尙可支吾。臣近者四月十七日。扈駕朝獻景靈宮。乘騎拜跪。幾致顛踣。翌日。鞭策不前。不免謁告。復于二十七日。堂中議政之次。方欲夙退。緣積雨陰溼。不惟發動足疾。適苦腹痛。忽作旋暈。不知人者良久。此丞相以下之所親見。十日環視。不可掩覆。亟歸私第。招醫用藥。僅得少定。至今氣短力乏。連請朝參等假。彌不遑安。使當殿陛朝謁。宗廟駿奔之際。不測有此。豈不有玷班列。必致倍費保全。兼臣先已掛冠。又過數歲。強顏寢久。自知人言不貸。以爲貪祿忘歸。一旦疎虞。無所逃罪。是敢投誠于陛下之前。深恐不任趨拜。亦不敢又勞宣押之煩。輒貢囊封。籲天有請。伏望睿

慈矜其過老。察其由衷。許臣依舊致仕。放歸田里。以畢餘年。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茲以感疾旋暈。既蒙聖恩。給以朝參等假。自度老而氣耗。難以黽勉趨走。既忝參預。又不容安坐養疾。是以控告九重。力求歸老。伏奉詔書。未賜俞允。臣仰戴恩紀。俯增震惕。伏念臣舊有宿疾。甘爲廢人。不自意全。得至今日。適有天幸。又延數年。及見聖君更化之初。叨預明時共政之久。非不知思竭愚慮。仰酬異恩。外若強而中實枯。心欲爲而力不逮。日見衰羸之狀。乃無報效之勤。立則欲僵。坐多假寐。徒妨賢路。難免人言。況復近因風溼之侵。初爲淪泄之疾。眩暈幾成于顛仆。摧頽重費于扶持。雖轉刻以復醒。亟還家而歸臥。仰蒙予告。得遂呼醫。自憐蒲柳之零。宜逐桑榆之暖。豈容強勉。更效驅馳。一朝或作于周行。萬死難逃于大譴。伏祈天鑒。俯察忱衷。許掛衣冠。往尋丘壟。庶可訪尋藥石。收聚精神。苟餘喘之尙存。皆再生之大賜。

第三劄

臣近以衰病陳乞致仕。兩奉詔書不允。仍不得再有陳請。臣仰感聖慈。未賜嚴譴。非敢瀆蓋高之造。實緣有未盡之誠。輒干蕭斧之誅。冀動凝旒之聽。伏念臣少無所用。老則可知。頃叨獻納之聯。甘處廢閒之地。屬睿主當改弦之始。俾微臣仍曳履之餘。擢真樞庭。遂進參于黼黻。重糜廩粟。曾何補于治功。不惟見誚于人。自知非久于世。然而七旬以後。三載于茲。羸能力勉于步趨。因謂尙堪于驅役。鳥雖飛而宜下。可不

知還燈欲滅而復明。安能長保。當未及衰殘而告退。況今以疾病而有求。倘遂伏于先廬。庶少延于暮景。伏望皇帝陛下。俯憐疲瘁。亟賜允俞。用人固欲盡其才。而臣才已盡。使人不欲窮其力。而臣力既窮。辭雖已殫。情則甚切。迺九重而請命。祈一札以賜歸。

御筆。引年納祿。在常情則然。養老乞言。猶古人不廢。況大臣之進退。繫朝政之重輕。有如賢癩。蕭爲國老。類聞抗陳之奏。殊乖眷委之懷。益務交修。毋思獨善。

親書奏謝御筆劄子

臣待罪政路。荏苒三載。累上引年之請。必蒙陛下曲賜眷留。本未敢洊冒天威。近在堂中。忽作暈眩。幾至顛仆。謁告呼醫。尋卽上章。求致其事。兩拜溫詔。尙闕俞音。情意迫切。遂成三瀆。初七日早。仰荷聖慈。特遣中使傳奉恩旨。臣既粗可支吾。且聞居家引疾。素無宣押之例。惶懼承命。卽時入堂。已具奏知。敢圖天地之隆私。申賁雲漢之親札。獎飾備至。訓以去就之宜。臣實何人。叨被殊渥。周章震悚。無以自容。雖勉力就列。終恐衰悴。不能仰酬洪造之萬一。謹于中夜齋祓。躬伸奏謝。來日自當俯伏宸陛。控敘危衷。臣下情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伏乞睿照。

乞增葺錦照堂劄子

臣輒有微誠。仰干天聽。臣祖贈太師齊國公臣某。政和中由卿列擢守鄉郡。興利除害。非止一端。每有奏聞。隨卽報可。其後在任首尾五年。宣和初。方臘猖獗。鄰郡嘯聚相應。如杭嚴處州。皆遭攻破。越及溫台。僅餘城郭。外邑亦多塗炭。惟臣祖申節備禦。多設方略。闔境無虞。就陞徽猷閣直學士。告墨具在。前後覆書。

褒美。皆親灑宸翰。雲章昭回。海邦增耀。城內一湖。舊有十洲三島。最南一處。適與私家相近。遂于其上建錦照堂。刻碑堂中。以侈上賜。中更兵燬。巍然獨存。是時州治初復。移爲小廳。碑石暴露。隆興元二年。間州郡方始再建。及今五十年。棟宇弗支。加以連歲暴風秋霖。頽損尤甚。臣自顧么微。猥叨誤恩。置諸邇列。累疏乞身。未蒙俞允。顧惟家世之舊。不敢自默。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容臣自備材植。以時增葺。倘遂歸休。得以周旋其間。仍不許本家及官司指占。安泊居止。庶可永久。尊奉先朝奎畫之嚴。抑使子孫表揚前人之志。

進東宮耕織圖劄子

某衰遲之蹤。叨逾過分。自塵樞筦。卽備儲寮。仰蒙令慈。眷顧加渥。退念略無毫髮。可以補報。每切慚悚。某伯父故淮東安撫瑋。嘗令於潛。深念農夫蠶婦之勞苦。畫成耕織二圖。各爲之詩。尋蒙高宗皇帝召對。曾以進呈。亟加睿獎。宣示後宮。至今尙有副本。某嘗書跋其後。仰惟皇太子殿下。淵冲玉裕。學問日益。密侍宸旒。恤下愛民。固已習熟聞見。究知世務。惟是農桑爲天下大本。或恐田里細故。未能盡見。某輒不揆。傳寫舊圖。親書詩章。併錄跋語。裝爲二軸。伏望講讀餘閒。俯賜觀覽。或可備知稼穡之艱難。及蠶桑之始末。實諸几案。庶幾少裨聰明之萬一。亦以見下寮拳拳之誠。

乞致仕劄子

嘉定五年三月

臣輒伸丹悃。仰冒宸聽。臣聞之禮經。自幼學以至致仕。具有節目。古今用之。臣生而多幸。年未四十而仕。

遭際三朝。四入周行。年除歲遷。寢至通顯。七十掛冠。不啻足矣。陛下更化之初。首蒙收召。迫于威命。扶病復來。恩渥益隆。遂塵樞筦。進參驥馭。亦既三年。中間屢嘗自列。眷留再三。不敢煩瀆。去冬自丞相而下。三人求去。俱不允俞。臣難以繼進。伏念臣今年七十有六矣。齒髮凋壞。衰相日侵。筋骸疲瘁。隱痛交攻。每趨朝謁。悉出勉強。深懼僂跽于宗廟會同之際。有玷陛下保全之恩。願豈有入仕則在古制之先。而休官乃在其後。又復過數年矣。貪冒之譏。難免人言。臣自知愧有覲面目。伏望聖慈。矜念衰殘。許歸田里。賜以餘齡。使全晚節。不勝百生之幸。

第二劄

臣昨具劄子。陳乞休致。放歸田里。伏奉詔書。不允。臣竊惟皇朝忠厚。專以禮義廉恥養士夫之心。先正名公。多有不待年而告老者。先帝臨御。申嚴此制。凡已七十而仕者。御史必彈糾之。有去七十尙二三歲者。廟堂不敢除以待次郡守。是爲愛養臣子。不使犯禮經之戒。伏自陛下改弦更張以來。輿念正元朝士。所餘無幾。又多久厄于權臣用事之時。雖年登耄艾。亦皆以次收召。德至渥也。迨至今日。在苒六年。召用之人。或去或亡。幾于略盡。獨臣久玷政途。未容得謝。誠不遑安。近者臺評有言。人臣視爵祿爲己有。則昧止足之義。無廉退之行。貪競之俗成矣。又曰。路不妨賢。則拙者可信。而塞者通矣。又曰。凡在朝列。有懇懇願補外者。當從其請。此皆犁然有當于人心。而臣忝在近列。年已過期。使其精力尙強。猶可圖報。老而耄及。將焉用之。伏讀詔書。不勝震越。正以材疏智短。不足以任共政之責。所以切切求退。非爲圖山林閒燕之

適也。若商山之終隱。當以自師。如渭水之圖功。安能爲役。與其後日徒費陛下保全。不若及今尙可黽勉之時。使之進退合宜。則不惟微臣晚暮榮幸。亦足以成聖朝風化之大端。示天下以止足之義。

第三劄

臣累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告老將歸。顧天有請。蒙恩未允。踏地靡遑。敢于方命之誅。三貢乞身之悃。伏念臣屏居既久。得謝復來。初期一拜于天光。徑還鄉社。豈謂五經于歲律。尙玷政途。屢求再掛于衣冠。亦已疊勤于詔諭。詞窮復止。福過難安。念久據于要津。致坐妨于賢路。況復衰頹益甚。遂已至踰七望八之年。參預無聞。何以佐咸五登三之治。爰自去冬而草奏。必期嗣歲以辭榮。親奉玉音。謂正資于輔佐。游頒綸命。又有及于典刑。仁慈優隆。詞旨詳縟。仰聖主所以逮下。在微臣皆非敢當。不復更引禮經。遠希前哲。直以血氣衰瘁。疾旣交侵。心志凋殘。事尤健忘。行多則蹇于進步。坐久則昏不知人。但可投閒。豈堪任責。欲望陛下特垂睿鑒。洞察忱衷。推從欲之至仁。使歸安于故里。巢由長往。孰云堯帝之遺。黃綺終辭。無損漢家之盛。切于得請。不覺費辭。

再乞致仕劄子

嘉定五年八月。

臣輒瀝危衷。仰干天聽。伏念臣衰瘁至此。實不堪爲世用。仰蒙聖恩。擢實政路。首尾五年。平生自知分量。不敢貪榮。久處于此。日不遑安。是以無歲不求再掛衣冠。或以疾故。請至再三。率蒙睿眷。溫詔曲留。不敢頻有煩瀆。又復中輟。今年七十有六矣。已無顏面。尙玷邇聯。況自入春以來。屢以病告。兩膏吐痢俱作。再

以淋瀝爲苦。近復以暴下累日。蕭然弗支。形體瘦瘁。飲食絕少。近雖勉強朝參。深恐不能支吾。一旦僣仆大廷。萬目並觀。徒爲清朝之玷。臣之獲譴。顧何足言。伏望皇慈。深察誠悃。使之歸伏田里。以迄餘生。以全暮景。實爲孤臣之幸。

第二劄

臣近者上章乞身。自知僭冒。甘俟刑誅。重蒙聖慈。不惟未賜俞允。又勤詔旨。仍降四項指揮。不容引退。臣感激恩遇。衰涕交橫。不免再有陳述。陛下更化之初。臣首蒙收召。旋自西府。進武東省。三數年來。聖德日新。治效益進。凡前日水旱饑疫。蟲螟盜竊。悉就消弭。邊陲寧謐。年穀順成。此皆國家運祚方興。聖德光被。使臣等得以充員尸素于此。豈不仰戀明時。而乃自求屏退。況今郊祀大禮在近。千載際遇。又將預駢奔之列。引疾勾去。此豈臣子之情。實以屢困疾病。筋力頓衰。精神慳恍。不能自持。正恐當聖主精意明禋之際。冒居使名。不足以效奔走。萬一顛沛于郊廟壇壝之前。有汙大儀。則臣死不足以塞責。是以不復更敢引經據古。直述情素。投告君父。及此秋季祀事未講之時。賜以殘骸。俾歸桑梓。得爲太平之遺民。免玷知人之聖鑒。誠爲餘生之幸。再瀆天威。臣無任俯伏感涕祈懇之切。

第三劄

臣再具劄子。陳乞休致。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念臣久叨共政之地。屢上乞身之章。茲焉三瀆于冕旒。誠欲一歸于巖穴。危衷傾敝。溫詔涖頒。已窮告老之辭。深感留行之眷。惟是臣在莒五載。侵尋八旬。

嚙無橫草之功。固已難居于邇列。若匪負薪之疾。猶能強處于周行。誠以一年以來。百病交作。幾經告假。日媿空餐。近雖勉赴于昕朝。實亦每懷于隱痛。不知者尙謂其矍鑠。旁觀者寧免于擲揄。今則骨露神癯。行遲坐困。髮種種以如許。視茫茫而愈昏。孔子老而戒得之言。莊周壽則多辱之訓。皆所當鑒。不敢重陳。直述腹心。仰投君父。惟乞皇帝陛下。察其衷曲。加以哀矜。及茲未至顛沛之時。使得早遂歸休之請。首丘在望。沒齒難酬。重冒天威。臣下情無任惶懼俟命之至。

乞致仕劄子

嘉定六年正月。

臣輒瀝危惓。干冒宸聽。伏念臣衰繭無堪。叨塵政地。四年于茲。屢貢乞身之章。曲蒙睿眷。詔旨丁寧。又復中止。舊歲多病。內外交攻。齒髮並侵。心神凋耗。秋間自列。正恐不任郊禋駿奔之勞。既不得請。日夕兢懼。迨原廟太宮園丘行禮之際。陛下寅恭虔輦。神示昭格。而臣筋力弗彊。足膝俱憊。侍祠跛倚。幾于僵仆。臣實無以措躬。旁觀亦爲臣危之。獨以熙事備成。恭謝日近。未敢奏陳。雖幸俱免疎虞。而雪深寒勁。采所弗堪。拜起蹒跚。有失臣子之敬。況今逐年七十有七。若又不能掛冠而去。則寡廉鮮恥。安煩戀劇之誚。必不遺于公議。而臣平日知止知足。難進易退之志。至晚節而掃地。雖百口無以自明。是敢仰瀆天威。求致其事。少休故里。以畢餘生。伏望聖慈。亟賜俞允。使得納祿以塞盈溢。垂車以示子孫。不勝百生之幸。

貼黃。臣昨者齋沐。修寫奏劄。只俟恭謝禮畢。楊前控陳。旣而展日至再。賤疾愈致發動。適值同列在告。勉強陪班。痛楚特甚。呻吟宛轉。幾不聊生。元正朝謁。使客在廷。皆弗獲預。機務叢委。非可養疴。病體支

離。豈堪任事。雖欲一伏軒墀。有所不能。用敢殫瀝寸誠。仰祈保全生成之賜。見今居家。以俟威命。伏乞
睿照。

第二劄

臣近具奏。陳乞致仕。伏奉詔書不允者。伏念臣頃自從班。爲親求歸。繼遭排摈。十有三載。百譎備矣。不敢
遽掛衣冠。恐或者以爲躁憤。其實無所怨尤。母喪既除。適當謝事之時。再疏而後得請。自謂餘齡無幾。平
生出處。遂保始終。敢圖睿恩。起于既老。擢實近列。皆出天地生成之賜。職高任重。憂懼日積。俸優分溢。滿
盈自畏。況兼年垂八袞。衰疾交侵。醫療未效。玩愒滋深。合是數端。豈復有可留之理。欲望聖慈。察其真情。
檢會累奏。亟賜一俞。上以廣清朝養老之懿。下以全微臣首丘之願。感戴恩紀。沒齒圖報。干犯雷霆之威。
席藁俟誅。

第三劄

臣近者。再上封章。力求納祿。伏奉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臣自揆逾分。不當更申黷冒。真情迫切。敢犯
威嚴。臣竊惟陛下。更化善治。百度維新。比年以來。大臣之進退。猶未有全其終始者。殆非所以示四方也。
皇恩如天。保護臣下。邇聯求退。率多留行。固足以仰見睿注之深。然如臣者。本乏才術。少不如人。今焉及
耄。顧何足算。力不逮心。既無以佐萬機之煩。年當戒得。又無以逃衆口之誚。使其蹒跚後塵。已爲徒妨賢
路。矧復病苦相纏。雖欲勉強。有所不能。歷數立朝之人。臣最衰老。其爲宜去。亦莫先于臣者。是以不避三

禮期于得請。居家屏息。以俟俞音。臣無任惶懼震灼之至。

第四劄

臣近具奏陳乞納祿。准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依已降詔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臣洊有危懼。不容自己。敢畢陳之。臣竊惟仕而請老。古今之通義。而在漢尤以二疏爲賢。方父子相期俱歸。移病賜告。廣遂稱篤。上疏乞骸。而後許之。及其都門祖餞。至今想見藹藹之盛。此豈真疾篤者。而宣帝不以爲欺。公議不以爲過。正以其年旣篤老。且欲以全其節也。如臣不肖。無能爲役。起于掛冠。武政累歲。賢路久妨。一宜去。年登七十有七。望八十幾何。踰禮越法甚矣。二宜去。福過災生。拙恙交攻。呻吟宛轉。殆無生意。三宜去。三上封章。皆出由衷之言。不敢遽稱疾篤。以欺君父。又敢望聖慈。推宣帝保全臣下之意。使臣庶幾二疏之風。抑以示聖朝退人以禮之美。倘得以餘年。歸休山林。以畢首丘之志。天施地生。恩紀無極。若筋力尙可勉強。猶當一拜軒陛之下。以展犬馬戀戀之心。銘肌刻骨。九殞不忘。疊犯威顏。臣下情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第五劄

臣比者四上封章。力請納祿。詞殫情極。竊意或可以感動宸聰。仰蒙聖慈。親御翰墨。眷留至渥。予告至再。祇服異恩。敢不退聽。初亦自謂幸得兼旬休養。益近藥餌。庶可勉強自振。上副九重之至意。而空餐已久。福過災生。終歲疾病。人春反深。醫者伎窮。假限將滿。衰悴痛楚。愈難支吾。屢瀆君父。實非得已。伏望俯矜垂老。使致其事。歸伏田里。消弭悔咎。少延殘喘。不勝百生之幸。

第六劄

臣輒瀝危惻。洊瀆宸聰。臣老朽抱病。五上乞身之請。三蒙予告之恩。專意醫藥。又復許時。拙恙曾無差減。晝夜呻楚。左右所不忍聞。垂絕之命。去死一髮。伏念臣入仕以來。服膺忘事之戒。奔走外郡。凡公家參集之會。未嘗托病苟且。況冒居邇聯。首尾六載。日謹昕謁。退而贊貳政機。應酬庶務。延接賓客。或逼昏晚。雖曰徒勞。然竭其區區之愚。每欲粗伸報效。猶以不稱爲懼。今則筋力已愆。病又困之。恭謝之後。元日朝賀。使者在廷。皆阻于就列。蓋兩月餘。不獲進瞻威顏。豈有高爵重祿。養此衰殘之人。上辜任使。下妨賢路。懷安尸廩。負罪愈深。雖聖眷之優加。實公言之可畏。內自揣度。如臨淵谷。假限既滿。不容勉強。揆以漢法。三月當免。稽諸著令。止許百日。是敢申布忱衷。控投君父。伏望睿慈。察其迫切。曲賜矜憐。俾得再掛衣冠。早歸田里。消弭悔咎。苟存喘息。以見松楸。實戴天地生成之德。矢辭已窮。臣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第七劄

臣情實迫切。不避斧鉞之威。言出由衷。仰干天地之造。期于得請。遂忘屢瀆。伏念臣忝塵邇列。于今五年。自揣疎庸。歲歲求去。奏疏徹聞。無慮數十。聖度容納。非直寬其譴呵。而又親灑宸藻。過形獎飾。區區所陳。竟闕俞音。使臣筋力未愆。尚可勉強。固當殫竭驚蹇。以答隆恩。公論私計。猶弗暇卹。而今者一病累旬。略無退證。醫療備至。不容措手。惟有決意乞身。歸休田里。既釋重負。稍免憂懼。庶幾消弭災咎。假息餘齡。倘得畢志丘壑。則君父生死肉骨之賜。淪肌浹髓。雖九殞不足以論報矣。干冒宸嚴。臣無任戰栗。

貼黃。臣以病體衰羸。天氣尙暄。若俟假滿有請。必致重勞處分。故敢不俟半月之限。竭其懇悃。欲乞聖慈。免再給假。賜臣骸骨。及今得歸。尙可生還故里。不然。則必至斃踣于此。情實可矜。伏乞睿照。

乞御書錦照二字劄子

臣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臣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慈。依臣所奏。臣今者乞身得歸。輒瀝愚誠。欲望特灑宸翰。賜臣錦照二字。庶幾奎畫昭回。庸修祖孫。被遇累朝。眷寵之厚。以爲敝里私家無窮之光。不勝榮幸。

乞東宮書懷綬二字劄子

某昨者陳乞自備材植。修葺先祖贈太師楚國公某守明州日所建錦照堂。永遠嚴奉徽宗皇帝御筆碑石。已蒙聖旨。依某所奏。某乞身得歸。欲于堂側立懷綬扁榜。是敢仰干令慈。望賜某二大字。以爲子孫不朽之傳。不勝幸願。

